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逃出忧山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逃出忧山

作者：韩松

韩愈与妻子感情不和。这一天，妻子对他说：

“是时候了。”

“是去离婚吗？”

“不。”

妻子递给韩愈一本杂志。

“我已经保存四年了。”

韩愈跟妻子是四年前结的婚。想到这一层，他非常惊异。

他从来没见过这本杂志，便好奇地把杂志打开，看见第二十九页有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对夫妇感情不好，准备离婚。分手之前，他们决定到黄山把定情时系在一起的同心锁解下。不料到了山上，两人触景生情，竟然和好如初。

“你认为这种事情是真实的？”韩愈冷笑着抖动杂志，对妻子说。

“但我们可以证实它的真实性。”

“原来你早有准备。”

想到她仍然爱他，韩愈有一些厌烦。

“有这个必要么？”

她只是简单地从口袋里掏出早买好的车票递给韩愈。

“我本可以到单位去揭发你的。”

韩愈便不寒而栗。

“是一齐走么？”

“各走各的。就象当初那样。”

他们便去了。韩愈在一所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许久没有出门，忙于做他的实验。由于工作太忙，他慢怠了她，这可能是他们不和的一个原因，另外也许还有性格上的差异。

一路上的景色或优雅或丑恶。世界确已大变，但是韩愈被象牙塔所拘，一直还蒙在鼓里。

当然，他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安徽黄山，而是西南某省的旅游胜地忧山。韩愈从他居住的那座北方城市上车，由京广线而宝成线，辗转来到目的地。他的妻子则乘飞机直达。

忧山城通了飞机，是世纪末的事情。

根据妻子的安排，韩愈和她都应该下榻四年前他们在忧山邂逅时住过的那家客栈。

以便尽量做到原汤原汁。

韩愈觉得女人都很浅薄，但他想到妻子警告说要去单位告发，便没有了自己的主意。

他连浅薄也摆脱不了啊。

但是他没有能够找到那家客栈。他于是有些幸灾乐祸，但就在这时，他看见街对面一幢高楼的一扇窗户中探出了妻子的脸。妻子用不耐烦的眼光说，“你还在瞎找什么”。

韩愈便向当地人打听，才知道原来的客栈已经拆除了，旧址上盖起了“忧山大饭店”。

韩愈便走进这家饭店。妻子刚才就是从这上面探出脸来的。饭店是四星级，住一夜非常昂贵。这对韩愈来说不在话下。韩愈登记了一个房间，以大学实验室的名义开了发票。

他顺便查了一下妻子的房号，发现她竟然就住在他隔壁。他为这个巧合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这跟四年前的排列组合恰好一样。当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韩愈才和现在的妻子勾搭上了。

那时韩愈研究生刚毕业，去单位报道之前有一个月假期。他便利用这段时间到各地的风景名胜走走。他在忧山碰见了一个女大学生。她失恋后独自一人四处游历，准备最后到成都出家。韩愈在忧山大佛的脚背上阻止了她，后来又在忧山的一家客栈中跟她睡了觉。

忧山成了韩愈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转折点。结婚后他数度追忆忧山的景物，但却一直没有机会重返忧山。抛开妻子的要挟不谈，韩愈其实在暗中一直渴望着对忧山的重新游历。

但他没有想到妻子首先提出这个方案，这使他犹如游泳时猛呛了一口水。

服务员带韩愈去他的房间。韩愈发现这服务员竟是原先小客栈的旧人，愈发心生感慨。他注意到她手上已戴了结婚戒指。而她根本认不出他来了，只是恶声恶气催他赶快。

韩愈进入房间后，便急不可耐地拉开窗帘，这时他便由上而下看到了忧山的全景。

他已经有四年没来忧山了，当初的峨山沫水和渔舟波影，现在被一片工业废水和混凝土高楼所装饰。韩愈就是在这里播下他的爱情种子的。韩愈怀着审美的心情观看了好一阵，正准备拉上窗帘，一眼看见忧河对岸端坐的石头大佛，心头哆嗦了一下。

大佛的头颅隐藏在高空的云雾中，泛着月亮般的暗光，象一只会移动的飞碟。大佛的神情暧昧，象许多他这个年龄段的已婚男子一样，韩愈心里顿时生出一种神秘和忧郁交杂的感情。

韩愈还想细细看一下大佛，后者的身影却迅疾被夜暗吞没了。

想到明天要与妻子演一出戏，韩愈最后决定早些上床休息，以养精蓄锐。虽然对于这出戏的结果他越来越不抱以希望，但他仍然希望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

韩愈是一个内心深处隐藏着强烈破坏欲望的人。他实际希望出现某种变故阻止他和妻子在大佛脚背的会面。

韩愈的愿望竟然成了现实。当他还在梦中时，忧山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韩愈一觉醒来，发现周围静得可怕，这使韩愈感到有些古怪。他在北方那座城市中居住已久，那里的早上总是无比喧嚣。但韩愈立刻又觉得这种寂静不太象是国内普通小城所特有的恬静。当然他也没想到这是死亡才能滋生出的枯寂。

韩愈只是思忖，这忧山的居民，已经习惯纵情良宵，过于贪恋床第，此刻不知时光已迟矣。他看看手表，发现停在凌晨三点。而根据阳光，天已经不早了。韩愈慑于老婆的威势和要挟，要履约于今天上午十时在忧山大佛

那硕大的脚背上与她碰头，重新装一次邂逅初恋。于是，他不敢怠慢，便下得床来。这时，他发现所有水电气都已断绝。他打电话到服务台，电话也不通。韩愈这人是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心机。他只想到，四星级饭店的服务竟也如此糟糕，可见大道之不行久矣。转念想到在这年头，又何必生气，便打开房门来到走廊。

走廊和服务台都空空无人。敲服务员的房门也没有回音。韩愈似乎觉得背后有只眼睛在盯着他，便猛回头一看，却并没有人。只有走道尽头一注阳光竟然不打弯儿、不出声儿地穿过一扇窗户，明亮地投在地毯上，怎么看也透着一股寒气。每一间客房门都紧闭着，韩愈不知怎么便觉得，每一间房门后都停着一具死尸。

韩愈叫：“有人吗？”

他叫了三遍之后也没人回答。这时他看见墙上的一只挂钟也停在了三点。韩愈心跳了一下，便回到房间。他首先把门别上，然后把窗帘拉开。天色已经大亮了。忧山完完整整，丝毫无损，可是却象一幅余空太多的国画，让人好生心虚害怕。所有汽车都僵停着。大街小巷全无人迹。只有那大佛，仍浮在远方，作神秘状，沉默无语。

韩愈好象一个人掉入了宇宙空间漫长无味的深井。

韩愈本能的反应是出事了。居民们都死了？还是一夜间都从这座城里迁走了？怎么没有通知他韩愈？要么，他们是在睡梦中凭空消失了，被劫走了？韩愈想核实这一点，证明不是白日做梦。他想下到那城池中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最后却没有勇气走出房间。韩愈感到十分的不安全。

这时，门口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

韩愈竟然不敢回头去看。稍顷，那声音突然停住。韩愈这才去看。见是一张纸条，从门缝中塞进。韩愈逼视了它半天，才缩手缩脚取了来，见上面写着三个字：我害怕。

韩愈辨认出是妻子的笔迹，恐惧便稍稍减轻。同时他才想到他已结婚四年，并处于感情崩溃的边缘。是妻子说服他来这座城中重温旧梦，以挽救这场人生的危机。韩愈知道妻子竟然也还活着，意识到局面更复杂了。他得应付这个情况。但他还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处理与妻子关系的经验，便先试着也写了一个纸条，从门缝塞入她的房间：

你怕什么？

韩愈的妻子很快又回了一条。

妻子：出了什么事？其他人呢？

韩愈：不知道。这是一座空城、死城。

妻子：为什么会这样？

韩愈：我们被遗弃。

妻子：我们怎么办？

韩愈：不是说好十点去大佛吗？

妻子：现在几点钟？表停了。

韩愈：我的也停了。

妻子：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是什么处境？

韩愈：知道。就我们两个人了。你不想再谈谈离婚的事？

韩愈一边传递纸条，一边拖延时间，想着如何做出决定。他最后认为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甩掉她。这个念头使他在纸条中过早暴露出了企图，写

出了离婚那样的词句。

纸条的传递到这句话便中断了。韩愈有些后悔过早流露了心意，便等妻子作出强烈的反应。一般情况下，她会凶悍地闯进来大吵大闹。

门果然被嘭地撞开，但韩愈的妻子没有象往日那样撒泼，只是泪汪汪地出现在面前，这种情形反使韩愈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他咬咬牙便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她用可怜巴巴、他不习惯的眼光看着他。

他避开她的眼光，慌乱地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你还不去逃命？”

妻子便哭出了声。

韩愈最怕的便是女人哭。心里一烦便想给她一个耳光，但手在途中却变成了去搂住她的肩膀，说：“好了，别哭，那些事情等以后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这个可怕的鬼地方。”韩愈结婚后曾在意念中打过妻子无数耳光。

女人却越哭越凶。她说：“你好久都没有搂我的肩膀了。听你的就是。但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甩掉我。”

韩愈心想，她总能抓住他的弱点。他便与妻子草草收拾，扔掉笨重行李，仅带上钱和信用卡，走出空无一人的忧山大饭店。正欲上路，妻子想起了什么，说：“带没带上身份证明？”他们便又回去取了身份证。韩愈想，妻子的建议很有必要，如果发生什么不测，可以使亲属准确认领。

生存是一个问题，婚姻也是一个问题。当它们同时出现时，情况就具体化了，韩愈想。而明确身份，是其中的关键。

韩愈和妻子走上大街，夫妻俩都没有嗅到尸臭。他们只是不断目击黑洞洞的门户、空荡荡的阳台和冷清清的橱窗。非但人迹绝无，连飞鸟家畜也不见了。这使两人如在梦中。他们鼓起勇气，到几户人家去看了一看。生活用品都毫无凌乱之象，冰箱里都有食品，有的桌上还摆着吃剩的夜宵，而主人都不知所往。如果是一夜瘟疫，也是死不见尸。

然而眼前的情景却比真的直面遍地死尸还要可怕。

他们在马路上行走的时候，所有的楼群便象是空荡荡的黑森林，大佛便在一边跟进，不时从楼群间或是通过玻璃窗的反射露出暧昧的脸庞。韩愈无法想象这是四年前的忧山。

然而忧山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情，这倒使他有些兴奋。几年来心里的积郁都有了发泄的渠道。他甚至希望那大佛也了无踪迹，从根本上断绝他与妻子重逢的可能性。

但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韩愈也想到了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很多真实事件：一些人到森林中探险，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来。搜索者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尸体。一些船在航渡大洋的过程中，莫名其妙便失踪了。还有一些飞机正在飞行，突然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最后连残骸也没有找到，好象是蒸发在了空气中。这些事情的确都发生过，但都是在渺无人迹的区域，尚未在文明的中心出现过。有人认为这些诡异事件跟瘴气和磁异常有关，还有人把它们与外星人相联系。

韩愈一想到这层，就不自觉地往天上望了一眼。天蓝蓝的，一如往常。除了太阳，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在上面。

他还侧头看了一眼大佛，不巧这时它正被楼房挡住。

“你在想什么？”妻子冷冷地问。她一贯不喜欢他独自出神。她这时已

经稍微镇定下来了。

“没想什么。”

“你肯定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事情得有个解释。”

“哦。”

她没有再追问。她好象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她对荒谬的事一般也不寻求答案。这可能是一般女人的通病。韩愈夫妇缺乏交流，缺乏共同话题，常常便表现在这些方面。

因此，他们便只是在马路上默默地走着。韩愈想到四年前他们也这样走过。他们刚在客栈里睡过觉，余兴未已，就出来散步，还买了一串荔枝。那荔枝的白汁，流满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妻子红红的嘴唇，使韩愈看得全身燥热。他们当时真想一直走下去。

但是他们现在每走一步都很累。

长途汽车站、火车站都看过了，没有一个人。他们是不知如何开动那些车辆的。

“去飞机场看看。”

“那儿肯定也没戏。”

“哪怎么办？”

“我们还有两条腿。”

“靠两条腿我们能走出忧山吗？”

妻子的语气中透露出对全世界的怀疑。

“你以为忧山是什么？是台湾海峡吗？”

“台湾海峡那是跨越，不是走出。”学文学出身的妻子说。

“红军万里长征不就是靠的两条腿吗！我们难道就做不到？真是……妇人之见。”

不知怎么竟说出了“红军”这样的词语，韩愈自己也觉得有些不伦不类。还有什么“妇人之见”。

但他突然有些气壮。在北方那座城市里，他是不敢如此顶撞妻子的。可是，此时此刻的忧山给了他勇气，使他竟能……。他吃惊地看了看她。

她仅是黯然道：“是了，我们难道还不如红军？??为什么要拿红军来打比喻？”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内哄。”妻子求饶般地说。

这时，他们同时看到忧河边有一个公安局的派出所，门口停着两辆中华牌山地自行车。这座城市是山城，倒少见有自行车。韩愈心下疑虑。然而他却不愿多想。他们都是北方人，善于骑术，便纵身而上，开始逃亡。

这天的太阳非常毒辣，柏油路上甩着他们缩水了似的影子，韩愈从未意识到他们的身体竟有这般卑琐。一生一世难得有这种清静。路途中，他们极想遇上哪怕个把行人，却满目仅是绝好风景。只见有村镇乡居，游乐场馆；亭台馆榭，政府楼舍；石林秀湖，厂矿企业；摩岩佛像，外商公司；阡陌田野，乡间别墅。人都弃世而去。而那大佛，随他们行了一程，便慢慢地滞后而最终看不到了。一路上，夫妻间也没话。

傍晚，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石桥，桥上打一横幅，上写“欢迎各界人士前来乐止县投资合作”。原来不知不觉间竟就要逃出忧山。韩愈觉得太容

易了一些。隐约见那边树影婆娑，似闻鸟鸣。妻子这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妻子说：“我累了。再也不想走了。”

韩愈说：“不行，我们还没逃出忧山。”

这时他心中却对忧山充满留恋。

“逃出忧山？”

妻子象学外语一样复述韩愈的话，使他感到陌生。他使用了“逃出忧山”这几个字，而不是“走出忧山”或“离开忧山”，甚至“告别忧山”。这是一种立场或态度么？忧山是危险的代名词。但韩愈感到这样的结论仍然很表面化。

他便含混地重复：“是逃出忧山。”

“那么，就算是逃出忧山，休息一会儿又有什么不好呢？”

妻子的声音柔软，象海妖的歌声。这时晚霞从西边化开来，点燃深不可测的三原色。

周遭的稻田、树林、小桥和流水都自成格局。忧山的恐怖，仿佛正在不可避免地幻化成韩愈毕生寻找的一种美妙感觉。韩愈心中告诫，这无非又是一个骗局，但他却不能抵御其诱惑。那两辆拾来的自行车便在他们面前伫立。妻子以迷蒙的眼神打量它们，韩愈心为之一动。韩愈想到他终于挫败了妻子企图在大佛脚背上与他重逢的阴谋，但这一天他又确实与妻子结伴同行。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两人同行这样的情形，算来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因此，他以另一种形式遭遇了失败。妻子一直善于临场发挥，化敌为友，利用危机做为台阶，因此，她最终有可能成为他们关系中的胜利者。

“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又在想什么？”乐止县快到了，果然，妻子的语气渐趋强硬。

“没想什么。”

“你是不是在想，要是我们早点重游忧山，我们的关系也不会恶化到这种地步？”

“未必”

“你为什么要急着逃出忧山？”

“不是你要逃命么。”

“谁要逃命呀。”

女人便冷笑了一声，好象是看透了韩愈的虚伪，同时看到了他的结局。韩愈回忆起一路上车船辗转的艰辛，想起离开北方那座城市时的无奈心情，对于忧山便愈发产生了幽幽的迷情。

他的问题在于他不知道女人把什么看得更重。他缺乏要挟她的办法。四年中，他浪费了许多时机。现在，他肯定又在浪费一个大好时机。忧山危险表面性之后的东西，可能就隐含在这里。

北方那座城市中的一切现在毕竟已在感觉上很疏远了。

这时暮色沉降下来，天空中逐渐铺排上星星，一会后，已能分出星座的形状。这星星，在北方那座城市被灯火和废气污染的夜空中，是始终隐遁的。此时的星空似乎什么地方与平常的星空不同。韩愈妻子的脸有一半融在星光中，显出年轻的假象。出了一会神，这张脸依在了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出意料，没有能够避开，被一阵核辐射击中的感觉所袭，心里猛烈地想吐。一旁的石桥的轮廓，开始模糊着后退。但这般也不能持久，因为野地里寒意已从四面冒出，竟有秋冬之交的气氛，全然不象时令应有之象。韩愈逃出忧

山的意志弱化了。他转眼见不远处有一个路边小店，心想今晚确实也不能再赶路，便示意到里面过夜。

这店是随处可见的那种农户开的小饭馆，兼做客栈，主要招待长途汽车司机。里面黑暗万分。他们招呼了一声，没人响应。所幸，他们还是找到了一柄蜡烛，一包火柴。

又凭它们找到了一些冷食。两人胡乱吃了一气，又找到了一张较干净的床铺。韩愈犹豫着，心想他们很久都是分床睡的。

但是在这个夜晚，韩愈与妻子树藤一样缠绕一起。他吻她全身，打着抖。他们已有很久没有同过床。韩愈正欲行事，却见一束星光猛然从窗外刺入，象一道刻薄的眼光，洞察他们的全部行为。韩愈顿然不行。

“睡吧，”韩愈沉闷地说，好象是一个童男，为自己的行动感到羞涩和不安。然而他随即振奋地想到，他居然在最后一刹那间战胜了妻子的诱惑，避免了重蹈四年前忧山小客栈中的覆辙。

他们还在忧山啊。

韩愈突然忘记了北方那座城市到底是哪座城市。

女人又开始抽泣。这种抽泣韩愈以前也曾听到，一如竹箫。

半夜，韩愈被强烈的感觉拽醒。窗外一颗星星好大好大，正把光芒在他脸上狂吻。

星星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呢？而且那光芒吻在脸上，确实具有针扎的实感。昨夜就是这颗星把眼光探入的。韩愈心一悸。这时发现妻子不在身边。他叫了一声她的名字，没有听到回答。

韩愈凑到窗口，看到外面广阔的田野被星光映得雪亮。巨幅的夜空好象正在熊熊燃烧。他冲出房间，看见小石桥上磷火闪闪，停在门口的自行车已经不见。白亮刺目的夜雾中，他似乎见着一个黑影在田野间飞跑。好象是人，又不是人。他朝那东西追去，呼唤了一声妻子的名字。那东西不作回答，只一颤，便消失了。韩愈心中奇怪而惊恐，折回屋里，却见妻子正坐在床上，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脸。

韩愈狐疑地问：“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女人的回答充满戒备：“睡到半夜，我想起没有关门，便去关门了。”

韩愈问：“又没有人，为什么要关门？”

女人狼一般盯着他不说话。

韩愈说：“我刚才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她说：“你什么时候叫我了？”

韩愈想继续询问却咽回了话语。他看看床，上面只有他睡过的痕迹。她似看穿了韩愈的心思，便作冷笑状。

“这几分钟，你以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还没问你干什么去了呢。”

这时，窗口的星光已黯淡下来，不再有惊惧的景象。韩愈感到自己好象在遥远陌生的行星上跋涉。他淡淡地说：“再睡吧。”两人却都再睡不着了。他有些后悔昨晚没有坚持赶路。他开始捉摸自己的潜意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失踪了，唯有妻子还紧跟着？

想到这一层，他突然坐起身，说：“不再睡了，我们立即上路。”

妻子说：“这么着急干吗？乐止县就在对面。我们又不是遭到了通缉。”

韩愈一震，想到了遥远的北方那座城市中的一切往事。他喃喃地说：

“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是了，我们也许是在做梦，也许是被洗去了记忆，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她用嘲讽的口吻说。

妻子对韩愈的要挟是从一年前开始的。她威胁如果他不爱她，她就要把她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告到他的单位去。韩愈开始以为她仅是说说而已，后来逐渐明白她的确掌握了不少内情。她是怎么知道的？他一直没有侦探出来。或者，妻子在这事上使用了反侦探术。他们仅是名义上的夫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她可能是 KGB、CBN 或什么组织的一个干部，一开始就用美人计打入了敌人内部。她在等待获取最后的证据，然后就把他送上法庭。从那时起韩愈重游忧山的意念便日益强烈。他只是在她允许的最大限度内更加疯狂地逃逸。而她却先人一步提出了重游忧山的方案，这是她的过人之处。韩愈便不得不逃出忧山。

韩愈便再度不寒而栗，为了开始一轮新的逃亡，他把话题引向另外的方面。

“你有没有去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我们走了一天，连一个人都没有碰到。”

“这是因为我们身在忧山。这里出了怪事。”

“如果忧山出了怪事，人都平白无故消失了，那么忧山附近的人呢？比如这个乐止县的人呢？还有其他地方的人呢？全中国的人呢？全世界的人呢？他们还在吗？”

“跟你老婆说话，你最好不要夸大其词，也不要以点代面否定一切。”

女人在试图阻止话语流向她不熟悉的领域。韩愈看出来，便决定坚持他的思路。

“你瞧，我们才好了一会呢。我只是在分析情况。你想一想，我们走了一天，连一个人也没碰到，如果仅仅是忧山出了怪事，别的地方好好的，那么，它们的车该往忧山开呀，它们的生意人该到忧山来提货呀，它们的旅游者该到忧山来看大佛呀，还有它们的官员，该到忧山来吃吃喝喝呀。至少，它们该派人来看看忧山出了什么事。可是，一路上我们没有碰上这些人。”

韩愈的妻子便讥笑了。她说：“你真是在象牙塔里呆久了。现在这个世道谁还管谁呀。也许正是知道忧山出了事，大家就都早逃得远远的了。”

韩愈便愈发装得严肃：“话不能这么讲。灾难的范围可能不只限于忧山??我现在得说是一场灾难了，一场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也没能预报也无法解释的大灾难。我们只能拼命地赶路，直到碰上救援的队伍。这是从我们自己得救的角度讲。我们必须赶快到有人的地方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是这里幸存的见证人，我们得向别人报警。”

“雷锋。”她从牙缝里挤出一个词，然后蔫白菜一般看着他不再说什么。

他的神态的确很象那么回事。女人一涉及非人文的问题便感到头疼。她只好勉强同意前行。韩愈寻思她已中计??从婚姻的领域中逃到了生存的领域。

韩愈在屋中找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发现里面带有电池。他试了一试，它竟然能响。

韩愈已有一天未听到人类的声音，此时精神一振。韩愈调动频道，寻找那些仍在播音的电台。他收到了附近的县台、市台、省台，然后是远方的中央电台和海外电台。它们都在播放同一个歌星演唱的时下最走红的一首曲

目。

“这表明世界仍然存在。”

韩愈向妻子指出。

女人说：“那太好了。”竟有一丝不悦的表情。

韩愈又问：“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来的那座城市叫什么名字？”

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不情愿地说了两个字。

韩愈恍然大悟。

韩愈又听了听收音机，初步估计了一下，说：“往北边走。至多还有几十里地，可以到达有人的地方。”

两人便带上收音机，循着电波指引的方向，走出客店。但就在这一刹那，韩愈心中浮上疑虑：为什么没有一家电台报道忧山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所有的波段都只播放一首流行歌曲？然而眼前更为惊异的景象却不容许他再想别的。他们一出门，便看到了只有在忧山城区才能看到的石头大佛。

小桥和乐止县标志突然消失。代替它们的是忧河。大佛就端坐在忧河彼岸的忧山山腰，它是重显法身。韩愈转头寻找昨天逃离忧山的公路，却哪里还有。夫妻俩又回到了忧山城中。或者，他们走了一天，根本没有逃出忧山。可是，这又不象是忧山，房屋和街道显得破旧。韩愈怎么看都象四年前的忧山。突然，妻子惊呼：“看后面！”韩愈回头看去，见刚才离开的客店，容颜已不知什么时候改观，分外眼熟，却不是昨晚他们暂栖的路边店。韩愈大惊。

妻子说：“怎么回事，明明都快逃出了忧山，如何又回来了。”

韩愈心上电光石火：这世界上本无出路。而那两辆突然呈现让他们逃命的自行车，其实早该让他醒悟了。想一想，它们为什么会停在公安局的派出所门前？

“我们一定是，”韩愈指出，“走进了一个圈套。”

至于考虑这个圈套是谁设立的，就如同他们走的路程一样，无可避免会回到原位。

女人是没有本事预谋这一切的。除非她根本就不是人。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她是生活在地球人中间的外星人。但这种可能性是微弱的。然而要完全归于自然因素的话，又无法解释他们夫妻二人的独存以及那两辆好象刚好是为他们俩准备的自行车这类怪事。

换句话说，不是他们被忧山遗弃，而是忧山为他们而设立。问题也许就应该反过来问了：他们两人是什么人而不是设圈套的是什么人。

可是，这时收音机中的声音突然减弱，然后呜咽一声便消失掉，从而打断了韩愈的思路。他慌忙调动频率。于是收到了更远处电台的广播。最先那个台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预示着他们要行的路程将更加遥远。韩愈的妻子又哭了起来，声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象来自极远，难听已极，象一个人被闷在磁缸里面。韩愈吓得倒退了几步。他再次打量突然陌生起来的妻子和好生熟悉的小客店。这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本身很令他不安。

他们进到店。那似曾相识的感觉便愈加厉害。天下居然有这种事情！

韩愈对妻子说：“记得我们初识的日子吗？”

她说：“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

韩愈一指桌上的台历：“你看那里。”

那上面翻到的那页上写着：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

女人说：“四年前的今天，我刚在这间客栈的服务台上登记完，便看见你进来了。”

尽管你穿着一件苹果牌T恤和一条彪马牌牛仔短裤，但我第一眼根本没瞧上你。”

“原来我们不是在大佛脚背上见的第一面？”

“当然不是。”

“对了。在大佛脚背上，我只是劝你不要轻生。那时我刚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便出来周游世界。现在想想，遇上你真是倒霉。”

“你后悔还来得及。”

韩愈又看看日历。他在想妻子说“还来得及”的含义。但她好象只是顺口说说。但其中又包含着一个极可怕的事实。

韩愈走到服务台前，看见他们俩四年前住店登记的名字，墨迹尚且未干。但是服务员一个都不在。随后他们上楼，在他们住过的房间面前呆了一刻，便推开房门。房门没锁。床头放着四年前他们携带的行李，不着灰尘。

韩愈突然害怕会遇上四年前的他们，这将导致何种物理和感情事件发生？但一切静悄悄，什么也没出现。韩愈担心竟又有些失望。韩愈打开他的旅行包，发现里面一件东西不少??包括那篇论文。

妻子说：“我其实知道你一直在胡思乱想，甚至以为是我设下了阴谋。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什么事。”

妻子诉说了一个小故事，前半段是韩愈这一年来反复聆听的。在北方那座城市，她每次几乎是强迫他听，然后逼他说出感想。

妻子说：“四年前，一个年轻的控制论博士研究生搞出了一种理论。理论的草稿形成了一篇论文。可是没有一家刊物愿意发表它，也没有一个专家愿意瞟一眼文章的标题。

这我说得没错吧？”

韩愈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妻子接着说：“一气之下，他便带着这篇论文到忧山旅游。那时他对一切权威感到愤怒。他对现代物理学感到困惑。他不满意麦克斯威尔方程无法解释光的粒子性。他认为光的本性至今仍是一节悬案。他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不讨论超光速现象表示愤慨。

他对进入北方那座城市工作后的前途感到渺茫。他对没有住房、低工资和一切社会不公感到无能为力。他以救世主自居，处处救助别人，而从未去想自己倒是最需要救助的。

最后其实是一个女孩子安慰了他空虚的心灵。是这么一回事么？”

韩愈道：“也许是的。但那研究生也阻止了她去当尼姑。”

“不管怎么说，最后是女孩付出的更多??在这类事情中，女人总是牺牲品。她不但安慰他的心灵，还支持他继续他那古怪的研究。这才使他能把所有精力和兴趣寄托在那种叫什么物质波的东西上。这人很聪明，不愧是大学的高材生，没事还爱钻研古籍。他断言中国的道家和儒家洞察了宇宙的实质。由于他的本行是控制论，他开始认为，任何稳定存在的物质系统都是由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不断变化、向对立面发展的控制和反控制力量作用的结果，这正是东方哲学在现代科学中的还原??我要说得不对的地方你替我指出来。你知道我是学文科的。”

“你对科学有一定了解，虽然表述上有些不精确。”

“我接着讲吧。有了这些基础，他把物质波式子推广后发现，物质波实际上是时空场振荡波。变化的时间场或者时间波产生相关变化的空间场或者空间波。各种基本粒子都是时空场振荡波，只是各自的频率构成模式不同罢了。人的存在是一种时空场振荡。思维也是一种时空场振荡。世界其实也是一种时空场振荡。因此，一旦振荡的频率调谐准，物质便可以在各个时空中搬运转换。可以从此空间进入彼空间，可以从此时间进入彼时间，可以从低维世界瞬间切入高维世界，也就是从普通人的眼中消失。反过来，不存在的物质可以制造，不存在的世界也可以制造，连人的思维也可以制造。一切取决于频率。”

“当时我只是想，如果这一切都能实现，世界就不会再有不公平。”韩愈感慨。

“你还可以说慢点，我听你快喘不过气来了。”

“他决定要掌握这种法力。他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包括几名特异功能志愿人员，利用单位的实验室偷偷进行实验。他们不敢公开，因为这个成果必将动摇整个社会秩序。

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把每年国家拨给实验室的大笔科研经费都用于这个私下的目的。

这时他们遇到了困难。理论很难转为实用。”

“是的。当时我们用强磁场来转化时空，没能成功。”

“后来他们还是发现了切入口。把一些物理式子推广后证明：电磁波与时空场可以互换，是统一的；时空场具有能量。时空场或时空波就是引力场或引力波。他开始引入引力的概念。这太重要了。四年过去了，他基本接近了目的。但他却冷淡了他的老婆。

这是不是所有科学家的通病？他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却没想到女方死活不愿离婚。两人便这么耗着。没有意思。”

这些话的大部分特别是那些理论部分她是绝对不懂的，对于这个文科生来说这还是一种折磨。但她每次却能背书一样背出，一字不漏。为了使韩愈感到羞愧，为了使他忏悔，她委实让自己吃尽了苦头。韩愈能想象她一点一滴下苦功收集有关他的情报的过程。

故事的后半段便是妻子提出到初恋处重温旧情。妻子指出，忧山的一幕绝对是时空场振荡的一次现场表演。

“你认为是我导演了这场引力的游戏？”韩愈阴沉地说。

妻子说：“以你的道貌岸然，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我认为你们目前的技术水准还没有高起到能影响忧山这么大一片地方的程度。因此，这完全是自然界的变故。正经八百是天谴。”

“有意思。地球进入了一个引力紊乱点。紊乱发生在忧山。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极其偶然的原因，在别的人都消失之后，唯独韩愈和他的妻子未能切入正确的频率，因此有机会在局外目睹了这桩奇事，自己也身陷其中。你是不是想这么说？”韩愈说。

“韩愈是不是应该留在忧山继续观看和体验？这其实才是他面临的最大选择，而不是离不离婚，因为他心中根本没有老婆。可悲的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想法。”妻子说。

在北方那座城市的时候，韩愈每听了妻子的讲述，便俯首听命。因为

她总要加上一句“否则就到单位揭发你”之类的威胁。

“不管这是不是一个阴谋，你都跳进黄河洗不清。你的所作所为是在颠覆现存社会秩序。”她总这样说。

“但尽管到了那一步我也不会同你离婚。我会到监狱给你送饭，”她往往这么补充。

“让你尝尽爱情的折磨。”

她总是把他们的婚姻与社会的稳定密切联系。

然而，这时的韩愈与城中的韩愈不同。社会已然在忧山遭到了瓦解。因为环境的暗示力，他这时跃起反驳。

“忧山的事跟我们在城里弄的不一样。一般来讲，在实验室中，振荡持续的时间都不会长，隐形的人很快就会重现。可是，忧山的事件，完全没有要终结的迹象，而且似乎还在恶化。按这么发展下去，整个世界将会变成一座石巢。我怀疑有一个特异功能大师在操纵，而且他肯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他看到地球人太多了，大家又不合谐，就让他们失踪。我敢打赌，大家都是一对一对被变走的。一个星球只分配一对男女居住。

也许现在正有好多象我们一样拿着收音机在收听其他世界的消息呢，其实大家已互相没有关系。他是不会把人们变回来的，让大家重又互相看着厌烦。你好好想想，为什么世上刚好只余下我们呢？这是怎么选定的呢？为什么所有的新闻媒介都对这里的事不置一词呢？这难道不是人为的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圈套吗？什么地球走进了时空紊乱点，你们学文科的懂什么。”

这一席话说得女人冷笑。她不留情面指出其中的问题：“你是不是害怕让我们在这里做亚当夏娃？”

韩愈勇敢地接受了她的挑战。即便在北方那座城中，他也并没有回避过两人单独相处。

“如果这是对我这几年搞阴谋的惩罚，那只好认了。好在这里什么都有，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都完好无损。整个城市都归我们两人支配。清清静静，无人打扰，不也很好？你自可以做女皇。如果闷了，还可以到别的城市去休假。我想我们首先要设法恢复能源供应。有了能源一切都好办。只是有两个问题：第一，生了病，没地方看医生；第二，要离婚，没地方开证明。”他说。

妻子说：“你的幽默中太缺乏责任感。这是你失败的原因。你知道我说的责任感是什么吗？”

“我知道。是生育。”韩愈说。

韩愈为自己的直觉吓了一跳。他已察觉到她统治人类的野心。因此她要重新恢复整个秩序，包括人的存在和活动。

慢着。这种事情似曾经历。但韩愈记不起是在何时何地了。

作为科研工作者，韩愈不甘堕入这种亚当夏娃似的俗套。在他居住的那座北方城市里，堕胎和不要孩子都是很流行的事情。

由于妻子的步步紧逼，韩愈已经起了杀机。

在他居住的那座北方城市里，杀人是一件需费斟酌的重大事情。但是在忧山，则变得要容易得多。在出现了特殊情况的忧山，则几乎不是一回事情。

比起离婚，这才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时太阳已升。韩愈感到了饥饿，暂时中断了那危险的想法。妻子象洞彻其心，说她去做早饭。找了一阵，只弄回一堆生食。她说：“真要持久

战，可不能这么将就。我再去集一点柴禾，你呆会儿用火柴来点了，再做饭。”便出去了。

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她是逃走了，韩愈想。

繁衍人类后代的假设是否是她转移他注意力的一个圈套呢？

妻子的失踪使韩愈如释重负。但他仍装模作样寻找了一会。他对这里的变故得失已心下泰然。这正应了那句话，该来的，总要来临。他知道正有一双眼睛在冥冥中注视，但他装得浑然不知。

他一人乐得自由流浪，在街头商店寻到了关于大佛的说明。

他发现最新的旅游手册也就是九五年的版本。当然也许是自此之后便没重印。或者新版本都让游客??或者那个神秘的操纵者??买光了。这忧山城本是那人的道具。甚至韩愈的妻子也不过是一个道具。

这就是说有一个遥控妻子的人。她的情人？韩愈突然想到这层，浑身充满对破译悬念的亢奋。

他接着设想下去。妻子因为与他感情不好，另外找相好也是有可能的。这个相好甚至可能懂得引力波的事情。推理下去，甚至他可能就是他实验室中的同事。

那么，妻子说的这忧山是一个振荡的结果也便有理由成立了。有人在他旅游时制造了这么一个实验。妻子则起到了诱饵的作用。他们把他困在这里，便可以行他们的好事。

因此，当生存的危机再一次蜕变为婚姻的危机时，逃出忧山便成为了绝不可能的事情。他早应想到这一节。

这就齐了。

韩愈无聊已极。他便细细阅读关于大佛的文字，就象一个身陷囹圄的大侠一样，想象从中能读出暗藏的武功秘诀。

忧山大佛始凿于唐开元年间（公元七一三年），相传为附近摩云寺名僧惠通为减杀水势、普渡众生而发起凿造。据说，当时募集人力物力远达江淮流域，唐皇亦赐盐、麻税款资助营修。但像未成，惠通即害怪病突逝，死时全身皮毛脱落，躯体臭不可闻，全无有德之僧圆寂之象。工程于是中断。之后，江心不断有神秘游火出现，当地人呼为“鬼灯”。贞元初年，韦皋任剑南节度使，大佛才重得凿造。此时“鬼灯”不复见。至贞元十九年（公元八零二年）大佛竣工，共历时九十年。当时彩绘金身，并覆以十二层楼阁（旧称大佛阁，宋称天宁阁），金碧辉煌，惜明代毁于兵火。又一说是神秘天火。

数百年来，中国西南诸省战乱频繁，大佛历经沧桑，全身百孔千疮，杂草丛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政府开始逐年维修，大佛原貌逐渐恢复。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此大佛，依崖而造，为弥勒坐像。通高七十米，头高十四点七米，直径十米，有发髻一千零二十一个，耳长六点七二米，耳窝中可并立二人，鼻长五点五三米，眉长三点七米，眼长三点三米，肩宽二十四米，手中指长八点三米，脚背宽九米，长十一米，可围坐百人。大佛头与山齐，脚踏大江，古人称：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大佛体态端庄，雍容镇定，为中国石造像之最，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像。

八十年代后期，又有人发现，大佛所依的忧山，其形状远看去，其实就是一尊绵延四公里长的巨大睡佛。巨佛浑然天成，佛头、佛身、佛足形态

逼真，维妙维肖。忧山大佛正好雕凿在巨佛肩部的深坳之处，正应了“心中有佛”和“圣人出世于腋”之说。至此，佛的分量又被加重，佛的存在进而成为冥冥之手的一链，人工斧凿无非是一种时候到了就不得不表现出的形式罢了。

韩愈循着旅游说明走向大佛。他还记得在脚背上与妻子的邂逅之约。然而一切约定都恍若隔世。

此时他眼中的大佛，却是腰缠青藤，腹被碧苔，浑身散发出泥石腥腥的气息，面目慈祥，如一位老妈妈。她使人感到，忧山并不是一个阴谋。

然而韩愈还没走到大佛脚下，已疲倦不堪，便找了一处民居昏沉沉睡去。他不知睡了多少时日，醒来时已忘记经历的巨大变故。他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平平常常的事。这个感觉，使他模模糊糊意会到自己是什么人。但再往深处想，又不清楚了。

这时外面传来轰鸣。他平静地看去，见忧山正发生第三次翻转。所有的建筑都在坍塌，街道上布满瓦砾，好象地震来临。他睡觉的房屋也摇晃不止。求生之念使他夺门而出。刚出门，那建筑便一块一块剥落下来。但奇怪的是，没有冲天而起的烟尘，那废墟有异于钢筋水泥砖瓦石头。他歪头凝视有顷，拾起一块残片端详。这东西极轻，如纸般白，而又具备纸所没有的坚韧，象是非人间能制造的某种合成材料。他又取了其他物件，见也都一样。立柱、门窗、茶杯，甚至水管，都是用这种“纸”一样的东西构筑。

韩愈不解，是空间再次发生转换，把他搬运到了另一座用它种材料构筑的忧山，还是这才是真正的忧山，而以前的都是假象骗局？也许忧山本就是纸片糊就，而它一直假也假得那么真实和迷人罢了，使千万人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感不到这简单而明显的欺诈。

他桀桀地笑起来，笑了一阵，心里很烦恶。笑声奇怪地传不了很远。

他随身携带的收音机埋在了废墟之中，闷声闷气地仍在作响。中央电台还在播放那一首金曲。他们仍然对忧山发生的一切装聋作哑。这电台的声音一会后也中断了，不知是电池耗完，还是那电台所在之地也开始历经崩坏。韩愈此时已无前些日的惊恐惶惑，患得患失，只是生出了隐隐的百无聊赖，便在这城中游走起来。他潜行在这滑腻丰腴的城市残体中，渐渐竟感到这毁灭的静美，便再添加了一种观赏的心情。

这么走走看看，不觉中已来到忧河岸边。那大桥尚未崩坏，似乎为了韩愈的到来而专门留下了。他一眼看到了对岸端坐的大佛，依然故我。他心中便若有牵挂，梦游般踏上桥面，向它走去。刚抵彼岸，回头一看，那大桥正在纷纷坍落，叶片一样坠入水中，却不起波澜。不一时已到忧山脚下。原来，要至大佛身，需从忧山西侧攀上。他便拾级而上。一路上风光绮丽，又是换了一个世界。林木幽深，江河疾驰，气息清新，自有一番游趣。转过一道山崖，见一碑，他读之，为：“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摩云游。”竟为苏轼所诗，墨迹似乎尚未晾干，书之人象刚离去。韩愈暗自称奇。

又往上走，见一独亭，迎风而立，若处子状。韩愈入内少息，见山下大江翻澜，树木曳烟。亭内亦有一碑，上书：“是邦山水窟，饮会得佳处。山回如可招，水集若人赴。

竹叶沂江船，春荠隔烟树。”为陆游诗。韩愈有世外桃园之感，精神益爽。奋力续行，前面耸然一大寺，原来便是摩云寺。当初倡修大佛的惠通和

尚，便是修持于此的。此时，寺中绝无人迹。他入得山门，见台阶竟一尘不染，来往之人，似乎都不留痕迹于世。进入天王殿，见那四大天王，竟也崭新。

通过殿堂，后面已是弥勒殿。雕梁画栋的殿堂中央雕金佛龕内供着大肚弥勒，两翼是四大金刚，体态高大，神灵魁威。金地黑字的刻花柱联，韩愈在别的庙宇中也曾见过，是为：“深具慈忍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广结欢喜缘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横匾：“记别当来。”弥勒座后是韦驮像，像前也有一联：“宝杵犹存纵经劫火洞然这个金刚常不坏，铜炉宛在因此信香无闻来几绀宇又重新。”韩愈愈发有所感悟，触动心事。

出弥勒殿，来到大雄宝殿，正中供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佛。韩愈觉佛身上有异，细观之，见金身衣绉里，竟长满三叶虫化石。而佛像大面上，却看不出什么名堂。他出得大雄宝殿后门，当下大吃一惊：眼前竟有一支巨大的火箭靠在发射台上，傲然欲升空状。细看之，却是大佛依绝壁而立。此时韩愈站在山顶，已与大佛头平行。面前出现一道九曲石质栈道，蜿蜒而下，象蛇般绕大佛的身体右侧。这原是供游人取道大佛脚面的路径。

韩愈便探手探脚而下，偶尔俯视，兀是头晕。便觉大佛嘴角露出讥笑之迹。大惊之下，那痕迹已是不见，佛只是正经庄严。这佛像身上的泥土之味却已渐淡，空气中竟慢慢弥漫开一种铁锈气息。气息时浓，带有腐蚀性，兼有尸臭感觉。韩愈呼吸亦觉艰难呆滞。细细辨别，味道似来自大佛身体。正疑惑间，只见佛身表面泥石突然层层脱落，竟如蜕皮一般。大佛原来竟也是假的。最后露出内里的腔子，便是无数的金属网路织就。

韩愈看见，有许多流质在每一条路径中流动，某几个地方已流动缓慢，甚至停滞。这里的金属线路便发出难看的颜色。这气滞点又慢慢波及到别处，使能流的流转越来越慢。

整座岩壁便象浮肿病人一样暴胀起来，发亮且透明起来。韩愈隐约看见，石壁上的金属网络间，竟有群星偶尔凸现，先是点点星光，后来便大批汇集，并缠绕旋转如涡。韩愈感到那物质富集处散发的巨大引力，已是身不由己，失足向岩壁坠去，心中却毫无恐惧。

在接触石壁时没有意料中的碰撞，而是毫无阻碍便进去了。那里面是大片虚空。

他心下顿然明白，口中“哦”了一声。星光倏然而逝如浆糊。韩愈再睁开眼时，已是在大佛的位置上。转换只经历了百万分之一秒。他知道他将不再象人类一样观察，而是能如大佛一样看见过去、现在和将来了。韩愈幡然了悟，原来自己就是这个大佛哩，先前倒不曾知道。

一瞬间，他对这个转换十分迷惑，而又悲喜交加。瞬间之前，他还是一个普通人哩。

现在就象一个贫民，突然知道自己就是皇帝。韩愈无法选择自己在因果之链中的位置。

他于是鼓起勇气用一双污浊的心眼看去。

大佛先看见的是脚下的这个叫忧山的小城。所有的建筑都还原为“纸”的材料。人丁消散仿佛已经很久了，哪里是近些天里的事情。然后，他的目光越过忧山，看见了附近的几座小城，它们不过是忧山的翻版，没有值得过多关注的地方。它们背后屹立着那座佛教名山，亦是十分的冷落虚伪。大佛于是稍一抬眼，便看到了远方的省城。他没有看到芙蓉花的笑靥。而那里曾

经有美丽的姑娘夜夜等在大饭店门口，期盼有人把她们带进门去；那里还有过集市和广场，让步履懒散、说话女声女气的男人们迷惑不解；那里也曾出产恐龙、道士、诗人和幻想。但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不满足，向更远的地方看去。他看到东西南北城市，都一样的没有生气。接着，他看到了那个叫韩愈的人居住的那座巨大的北方城池。他透视到连历代帝王的陵墓，原来都是空的……当他看到城池西郊一座巨大的实验室时，不由一惊，生出一阵惋惜和伤感。实验室中灰尘重叠。

他的目光越过那些长城，那些山脉，那些河流，那些沙漠。他没有看到人类的其他种族在活动。他掠过大洋，搜寻别的大陆。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他去看整个宇宙，知道它的确不存在很久了。

他原来即是佛，而佛又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存于心也已很久了，而他竟然多年来糊涂忘却，没再追寻。

这时便有一个声音传入他的内心。他四周看看并无人迹。可那声音确乎十分真切。

它细声细气地说：“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大佛已觉四大皆空，心绪寥落，便说，不想知道。

那声音说：“难道你不想知道你是谁？”

他知它能洞察心扉。但他仍然固执地拒绝。那声音又说：“世界消失了，还可以再建一个假的嘛。干嘛这么灰心。”这话已是诱惑的语调，唤醒了她的一些记忆。大佛尚未远去的最后一点尘心微动，便说：“你讲一讲。”

那声音吃吃一笑，说：“那你听好了。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世界，那里面有几十亿人口，几千年的文明。这样的文明，自然是物质丰裕，生活富足。人们甚至开始步入太空。但也象任何古老的文明一样，生活中充满尔虞我诈，互相欺骗。有一天，它终于也走向了没落。尽管没有人相信悲惨的结局终究会来，但当地狱之火蒸上，血肉横飞，万物崩坏时，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的脆弱。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可是一切都晚了。”大佛默默地听完，笑说：“这是那种老掉牙的故事。你到我来的那座北方城市去看看，每一个书店的少儿柜台，都有这种警世喻人的连环画读本。”

那声音说：“那些书都是你编的。因为故事的确是发生了的。”

大佛始正色：“我佛慈悲。我没有必要骗人。”

那声音又说：“是的。因为你原来是那个世界中的一员。”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开始有了一种预感，不再矜持。

那声音便继续讲述：“那世界的确崩坏了，但也非一切都被毁灭。寂静降临后，只有一个意识幸存了下来。那就是你。你在这个冷清的世界上游历，就象你刚才一样，感到没有一点意思。你有几次想自毁，但又胆怯，更主要的是你不能免俗??你太留恋那个光怪陆离热闹繁华的世界。你审视自身，发现那个世界为你留下了唯一的法力。你开始用这种法力来重造一个世界。我现在不说这法力是什么，因为你内心其实是一清二楚的。

当然，这重造的世界不是真的，而是一个缩微公园。所有的物质包括血肉之躯，都是赝品。但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这没花你多少时间。生活便重新喧嚣起来，历史便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对于你来讲是这样，而且也只是对于你来讲才是这样，因为你原先的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幸存下来欣赏你的作品了，自然也没有人来揭穿你的把戏。”

大佛起劲地搜索自己的内存。世界起源的这一说法与他既有的知识体

系不能印证。

他只好震惊地问：“后来呢？”

“后来，你耽迷于你的公园，得到安慰。但静下来心中也不免有种遗憾：这不过是一件玩具。于是你想到要寻找真实。办法后来找到了，那只能是丢弃你的造物之躯和你造物者的意识，让自己变作那骗局内部的一部分，加入那假造的生活。你于是成为了一个假造的小人物，你跟你那些赝品几乎毫无分别。你甚至跟他们交友结婚，生儿育女。

唯一的区别是你设立了让自己死而复生的程序，每一次转世都不再记得前生。你于是对这自欺欺人的生活信以为真。”

大佛说：“阿弥陀佛。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作为物质运动的一种结果，感觉可以欺骗，更可以伪装和制造。我记起来了，这是我原先那个世界的技术尖端。只要选准振荡的频率。那么我是谁呢？哦，想起来了，但还有些模糊。我是那个文明遗留下来的一个超人吧？还是一台超级计算机？是一束思维能量？或者是一个智能时空？必是其中之一。”

那声音冷冷地传来：“那又有什么区别。反正，千百年来，你已坠入长梦不能自拔，所以你才能说出什么没有必要骗人这样的话来。你根本不知道一切都是假象。可是，”那声音变得狡黠起来。“你没有想到，就在你设立的一九九九年，你假造的世界里突然弥漫起怀疑一切的气氛。甚至你也加入了怀疑的大军，怀疑起一切??包括你为自己安排的又一场婚姻。而你却没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哩，还傻乎乎真到忧山来。”

大佛笑了。他说：“我的确已把这个世界当做真实的存在。现在我记起来了，原来我是以忧山为中心构造骗局的。可是，我本已开始逃出忧山……”

他吃惊地顿住了。从技术上来讲，他设计的世界并不会走向灭亡，因为它是假的嘛。

假的便不存在，又怎么会灭亡呢？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这个逻辑。因此他突然一下疑惑丛生。他觉得对方的声音非常熟悉，对话的程式也似曾相识。但他已置换掉了凡人之身，便再也难记起。他警惕地说：

“这些都是你搞的鬼吧？是你揭穿的这骗局？你哪来这种本事的呢？你是谁？你不是我那个世界的吧？我是应该感谢你还是应该憎恨你呢？是你促使我逃出忧山的吗？你说这些，莫不是要逼我惭愧吧？以前只是我妻子才这样做。但现在她已经失踪了。”

那声音沉寂了，象是感到有点儿理亏和心虚。一会儿后，它又吃吃笑起来：“你开始怀疑我说的这些都是假话了。看来我造假的能力没有你在行。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别往心里去，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你干嘛要造一个假世界呢。跟你开个玩笑也当真。

你就是太认真。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当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我那个世界的旅游指南。”

它那个世界？还有一个世界？世界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吗？

这种说法复使大佛毛骨悚然。他开始拿不准到底孰真孰伪了。他又一次觉得这声音很熟悉。他心中烦闷，便说：“讨厌！走开。”

那声音却不回答。这时周围的空气开始浮燥，跟着便燃烧起来。

“纸”做的忧山烧起来很痛快，火焰也扩大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领域，包括大佛的身体和大脑。

他看见一张脸浮在火焰中，嘴角挂着一丝讥笑。韩愈妻子的形象在一

片片坠落的星光中逃出忧山。

他忙叫她：“喂，你等等！”

她只回头看了一眼，便逃得更快了。

韩愈看见天外真的浮着一小片肉虫一样的银河，是那么肮脏萎琐。他的妻子全身泛着奇异的亮光，朝它逸去，不久便与那片银河融为一体。他始知天外有天。

火焰烧到痛处时，韩愈大叫一声。

这一声大叫，使他从混沌恐怖中挣扎出来。身上还有烈火灼烧的感觉。面前的东西渐渐清楚了：一个巨大的沙盘，上面是一片冒烟的余烬。但依稀可辨，这原来是一个用合成材料建构的城市模型。忧山。实验室中的忧山。他的意识刚才就在这人工的环境中漫游。满屋穿白色工作服的人在奔忙。有的人手中提着泡沫灭火器。还有人忙着把缠绕连接在韩愈额头和身体上的一簇簇电线和感应器解开。有个男人凑上来问韩愈：“您没事吧？”

这人的嘴巴发出一股电线烧焦的气味。韩愈想了一会这个名字，但没有想起来。

韩愈警惕地问他：“今天是哪一年几月几号？”

那人象没听见他的话，故意转过身朝着别人说起了另外的事情。

韩愈犹记刚才的经历，皮肤和心灵仍就火燎般疼痛。他转眼看看落地玻璃窗外。校园中男女学生正涌出教室来到操场，远处一片片高楼大厦在蓝天下纹丝不动，好象原始森林。这是北方那座城市里的熟悉景物。

同事们仍在周围吵闹着：“您没事吧？刚才，第七管道发生短路，引起频率振荡失谐，出现了火情。根据实验章程，怕发生生命危险，我们关闭了引力堆您已经逃出了忧山。”

刚才那个嘴巴发出电线焦味的人又凑上来说：“别往心里去，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这话似乎在哪里听过。韩愈看了这人一眼，见他是很平常的一个人。韩愈突然间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眼前出现了另一种幻觉。穿白色工作服的人统统慌乱地来扶韩愈。

“主任。”他们恭敬地说。

韩愈着急地把所有的人推开。

多么奇怪啊，他看到的是向他伸过来的一丛丛假肢！

在他游历忧山时，实验室可能已被篡权。他又一次看了看校园中的学生和城池中的楼群。这些都再骗不了他啦，他已经逃出了忧山。

于是韩愈挣扎起身，朝实验室外逃亡出去。

他钻进电梯，朝开电梯的女人说：“去一楼，快！”

她却并没有去按电钮。

韩愈说：“快些，这里发生了阴谋！我们要离开这座城市。它是假的！”

她转过身来。韩愈吓了一跳，原来这人是他的妻子。

韩愈狐疑地问：“你怎么来这里的？是怎么进来的？守门的武警为什么会放你进来？”

“我是来给你送票来的。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我进来。你想到哪里去了。”

“是我多心了。”韩愈沉吟。

“我已买好了去忧山的车票和机票。我们分头去。这是解决我们之间问

题的最后一个机会。”她气冲冲地说。

“这么凶。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机票和车票呀。”

“不是右手，是左手。我说左手。”

其实韩愈已看见她手持的是一尊几十厘米高的佛像。看不出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韩愈仍然希望她能否定。

“哪来的？”

最后韩愈得到了失望的信息，便严厉地问。

她不回答韩愈。韩愈便一阵虚脱萎顿，好象重遭某夜星光射入的痛击。

她坐在开电梯者的座位上，韩愈则站着。这样形成了两人独处的局面。电梯突然变得通体透明，象大饭店的观光电梯。阳光象水一样从他们身上穿流而过。他们几乎同时看到大街上热闹非凡，人们结群成队，房屋张灯结彩。

“他们在干什么？”韩愈诧道。

“准备迎接佛骨呢。”

妻子激动地说。

韩愈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到妻子手中这一尊佛像也在着迷地观看外面的景色，它简直就象他与她生育的一个婴孩，这孩子长得贪婪又肥胖。小家伙的嘴角还挂着一丝讥笑呢，这使韩愈又把残余的一些物质呕吐了出来。

（按：时空场振荡理论，是王崎生工程师的猜想。这位退休的军工专家，能通过聆听发动机的声音辨别出十公里外行驶的坦克车的型号。晚年，他在北京东郊的一座居民楼里潜心于不明飞行物研究。王崎生心目中的问题，实际上可归于当代科技八大难题之一的“重力波真相”。）

电话之旅

韩松

值班室是一个时空连续体，也是一个情绪连续体。

周东迟到了一刻钟，这够糟的了。好在，这是一个新设立的低级别值班室，暂时还没有安装通用监视器。

周东的情绪还没有从来路上收回来。上班之前，他与小娟有一个约会。然后便碰上了堵车。光是堵车也罢了，可是与小娟的约会够让人沮丧的。

“咱们老这样，没劲。”

“那干嘛呢？”

“你怎么从来没有想去弄一张电话旅行身份卡？”

“为你？”

“就算不为我，也不为你自己啊？”

“这挺难弄的。你我级别都不够。”

“我希望你能随时出现在我身边。但你连这也办不到……”

“我……”

周东一时想说，那你去找能弄到电话旅行身份卡的人吧。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做得到呢。但他却嗫嚅着说不出口。他深爱着小娟，但在她面前，他总很自卑。周东只是一名招聘人员，还算不上邮电系统的正式职工。

因此，一直到值班室，他的情绪很不高涨。

这时，他看着墙上巨大的彩色显示屏。

上面标出了青山区密密麻麻的线路示意图。线路上不时出现能量闪动的尖峰，表示一个人或一群人正在通过四通八达的电话线路进行旅行。

这个值班室属于多级交换中心的第五级。它监视着青山区 3700 条电信线路。这些线路的端口连接着上百个转换器，其中有政府部门的，也有私人用户的。只有这时，周东才有了一份自信。他把握着世界，或者，世界的一部分。

另一名值班员王卫还没有来。根据守则，每次当班的应有两个。值下午班的两人没有等周东来当面交班便走了。难怪他迟到了呢。

周东用计算机调出白天的值班记录。白天没有什么大事。途经本区的合法旅行者共有 363 名。有 11 名户籍在本区的人申请了电话旅行。除了一人外，其余都被接受了。那一人的身份卡已经过期，计算机很轻易便把它识别出来了。

白天的记录中没有美国人要侵犯的迹象。

通知一个星期前便从北京下发了，说是美国特种部队要通过电话网入侵中国各大城市。尽管主要的防范措施已由北京和上海国际交换局采取，但全国所有分局的值班员也被告知随时处于戒备之中。然而，进攻始终没有发生，连可疑的信号也没有侦测到。

自从“艾克号”卫星事件后，中美关系就紧张了起来。美国总统几次威胁要教训中国，国会也叫嚣个不休。周东想，美国人是嫉妒我们的强大。可是，这能怪我们吗？

这样的事毕竟不是周东能过多操心的。他为自己沏了一杯茉莉花茶。

夜总归不好打熬。来路上气压很低，像是要下雨。这座城市的梅雨季节已然来临。

然后，他开始工作。说起来也没有多少事要干。一切旅行申请都由计算机自动识别，并进行自动译码转换和传输。除非遇到疑问，报警器才提醒周东，由他来作判断。周东要做的另一件事是观察整个线路的状况和仪器的情况，尤其是保证与相邻的中继站和长途局的畅通。

晚上七至九时，是旅行高峰期。能量尖峰有时都聚成了长串的链条，分不清单个的旅行者。其实，在传输过程中，信号本身是看不见的，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是为了形象起见，放大模拟给值班员看。周东就像是一位警察，需要对交通流量心中有数。

人总对看得见的东西有把握。这个习惯看来很难改变。

八点二十分，蜂鸣器响了起来。计算机显示出它对一位旅行者的身份有疑问。周东调出对方的申请。这是一位准备从本地区出发到南京作旅行的用户。身份卡是新办的，但计算机却不能识别。周东略作检测便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根据计算机内储存的档案打通了用户的电话。

“您好，我是本区网络值班员。”

“我正要找你们呢。我的卡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拒绝我的申请？”

“先生，对不起，您执的是专用卡，是不能通过公用网旅行的。”

“什么？不都是卡吗？”

“您听我解释。电话网分为公用网和专用网。所谓专用网，是一些特殊的用户管理和建设的，它不归邮电部门管。所以您的身份卡不能被邮电系统的电信网识别。您只能去找一个有专用网的接口。”

“有这等事？”

解释这件事颇费口舌，对方不乐意地撤回了申请。周东没有问对方是什么单位的。

但他想他可能是军事部门或某个大集团公司的。这些部门通过自己的关系，也申请到了电话旅行权，但它们只能在专用网上运行。总是有些用户试图通过公用网作范围更大的旅行，这种事以前也遇到过。一般情况下，值班员只是驳回其申请，而不予点破。

邮电系统与非邮电系统的矛盾，有时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蜂鸣器第二次响起来时是九点十分。

计算机显示，有一位旅行者希望进行长途旅行，但他的身份卡只是丁级的，也就是说，只能进行市话范围内的旅行。计算机已把他的申请驳回，但旅行者仍然顽固地申请，因此计算机就自动转移到人工操作上来了。

周东接通了申请者的电话。

“怎么回事？”

“咳咳，对不起。这件事，我已给你们分局局长打过招呼。他说让我直接通过你这个站就行了。”

“什么？”

“他没给您交待吗？”

“您等一下。”

周东查看了一下记录，发现没有谁交待有这么个关系。但他不敢掉以轻心，往分局局长家打了一个电话。

“哎呀，是有这回事。你看我忘了给你打招呼了。小周，是这样，这是我们系统的一个老关系老客户，就给他方便一下吧，啊？”周东能想象出局长睡眼朦胧。

“可是，他的那种身份卡计算机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也就不能完成数字信号转换呀。”

“你们站不是有人工转换权吗？”

“这……”

“就这样吧？有人问就说是我说的。”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没事。”

通常，身份卡上就储存了旅行者的编码信号。临时进行人工编码，是应付紧急情况而采取的措施，需要三名局级干部的签名批准。但分局局长这么说，周东也不好违抗。

况且，私下安排旅行，在邮电系统中也时有发生。周东以前就帮上级弄过几回，但他还从来没有给自己和自己的朋友谋利。

所谓人工编码，其实最终也是要由计算机来完成的，只不过中间需要周东通过键盘输入 13 个特别指令。由于旅行申请者已有地区身份卡，这件事办起来倒很容易，只要把双相码变换规则作一次更改就行了。

周东把一切弄毕，没好气地对那人说：“下次记住，别硬把身份卡往计算机那儿送。

它是不认来头的。”

“多谢。晚安。”

能量尖锋又一次闪烁，向邻近的长途局运行。计算机开始自动计费。

周东想，局长大概给长途局也打过招呼了。

技术的进步看起来气势汹汹，可是与几千年来默默存在的人情事故一顶撞，顿时变成了纸老虎。

是否在某个时候，利用职权也替小娟安排一次这样的旅行呢？周东刚一发觉这个念头闪现，便立即把它打消了。

周东从录音电话上取下磁带。上面有刚才他与局长的对话。录音电话是他私设的，以留后路。

十点钟时，蜂鸣器再一次响了。这次是表示计算机中有重要电子邮件。

周东作了查阅。电子邮件是邮电公安局发来的。一名罪犯正在逃往中部大城市的路途中。罪犯可能利用电话线路逃亡。邮电公安局没有说明那人所犯罪行的性质，只是报告说他的旅行证号是 100975。

周东将这个证号输入计算机的一个特别程序。这样，一旦罪犯用这个证号申请旅行，计算机将截获他，并自动报警。

他将不能通过电话旅行了，周东想。

他思忖，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反正不是普通人。有旅行身份卡的，都是上层人或有特殊身份的人。国家对电话旅行控制得很严，就像早先的火车软卧。周东这样的人，就是代表国家来管制电话旅行的。

想了一会儿罪犯，他又可怜起自己。他不能作电话旅行。他只能挤公共汽车。如果他能随时随地出现在小娟面前，会是怎样啊。

不过，加强控制是有道理的。像美国，一下放开来，把转换器普及到家庭，随便打个电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线路到想去的地方，那样太危险了。据说，在白宫的复原器中，就曾经发现过持枪的醉汉。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罪犯不知在哪个空间逃逸。这与周东已无关系。

周东喝了一口茶，他有些想家。家在遥远的山西农村。父母仍然在贫瘠的山里种植土豆。不到 50 岁的人，可看上去像六七十岁的人。

周东已经有两年没回家了。他想，如果他能一下出现在父母面前，他们该多么惊喜啊。

可是，即便他有了身份卡，山里也没有通电话啊。

那里连火车也没通哩，很多人甚至连小汽车也没见过。

报纸说电话旅行使人获得的自由，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革命，就像发明了铁路、飞机和信息高速公路。

但跟那些东西不同是，电话旅行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使周东在决定选修电话旅行这门课程时甚至有些自豪，虽然，周东大学的专业并不是电信学。

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周东仍然过着平淡的生活。旅行以及旅行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与他无关——除了有一次。那是去年春节前夕，一位首长通过电话线路现身，看望加班的电信系统职工。首长早年曾在武汉市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亲切询问了值班员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小伙子，这项工作很重要呀，它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和社会的稳定。”走到周东面前，首长停下了脚步，对他说。

“我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把工作干好！”周东有点受宠若惊。

陪伴首长的是那个电话旅行原理的发明者周临，他领导了一个课题小组。专利是不转让给国外的，但不知怎么回事，转换器的制成品却大量出口，不久美国人也能自己生产了，有消息说是作了仿制。中国外交和外经贸部门曾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对此提出了抗议。

首长完事后便进入奥迪轿车里自带的转换间。他用的是红机。在拨号之后，他的身影逐渐模糊，然后在“磁屏”中消失了。

每次观看这种转换，周东都极度震撼。你想啊，活生生的人体变成了由“1”和“0”组成的一组数字，经过铜缆和光缆传向遥远的地方，然后被重组，多么不可思议啊。

那个与他享有同样姓氏的人，是怎么找到物质、能量和信息间的那个神秘的共同点的呢？为什么不是他周东发现那个神奇的 $R = 2K$ 公式的呢？

但一般领导人很少使用电话旅行，他们不太习惯身体和思想被分解而后才被复原。

实际上，电话旅行最初是出了不少事故的。由于频率失真、噪声和同步问题未能妥善解决，造成传输中的人体信号最后不能被重新识别。但现在，电话旅行的安全系数比坐飞机还要高。周东在工作的五年中，还很少听说事故。偶尔有几起，也是由非技术因素所致，而且后果是非致命的。

十点半以后，旅行者已很少了。偶尔有长途拨号通过本区。周东能看见旅行者的能量线在辖区内显示，然后匆匆过境而去。

仍然没有美国人要突袭的迹象。他想，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只要国际交换局加强检查，没有任何可疑分子能够渗入，更谈不上一支大军了。除非美国人已发明了通过微波和卫星传递人体信号的技术。

没什么事，周东甚至打了一个盹。

刚迷盹一会，电话又响了。他骂了一句，接过来一听，竟是一位五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对方说出差正经过这里，想跟他聊聊。

他大吃一惊。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犹豫起来。

“我正在值班，办公时间是不允许会客的。”

“这么多年了，再说，小君也死了。”对方说。

这使他又一颤。

“怎么回事？”

“见面说？”

“那么，你过来吧。知道怎么走么？”

“……知道。”

十分钟后，客人出现在他面前，周东心情复杂地与他握了握手。他看看对方。容颜还是那样的容颜，永远也不会改变，但眼角有了鱼尾纹。

老同学似乎心事重重，不住地朝四周打量。满屋的设备对于圈外人来讲是很新奇的。

的确，很少有人能被许可到这个地方来参观。连小娟，周东也没带她来过。

“小君到底怎么回事？”周东问。

“难产死的。”

他们都沉默了一阵。为共同爱过、竞争过的一个女人默哀。

“你就在这上班？”同学似乎不愿再提悲伤往事。

“对。毕业后就在这里。五年了。”

“很有意思。每天掌管着那么多人的分解和重组，把他们从一个空间发派到另一个空间。”

“大部分是计算机的活儿。我不过是做一些临时性处理。另外我们这里也不管审批旅行身份卡。信管处才是最有权的。”

“但你们这儿仍然是权力部门啊。听说有的人没有身份卡也旅行成功了。”

“你听谁说的？没那事。”

“随便说说。到处都这样。你成家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周东咬咬嘴唇，心里什么东西又翻了上来。

“有朋友了吧？”

同学似乎并没在乎他的情绪。当年他也从来没在乎过。他的那种旁若无人，这么多年了，仍然保持着。小君与他在一起，就没改变一点他性格中的顽执么？

“算有吧，还没敲定。”

“干嘛呢？你还是那么蔫不拉几的。”

“她嫌我没有旅行身份卡。”

“旅行身份卡……你也看重那玩艺？”

“当然。当你的生命正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消耗时，别人却可以一秒钟飞越30万公里，你怎么想？”

同学干咳了一声，神情有点不自然。“电话旅行当然挺时髦。”

“不是时髦的问题……算了，不谈这个。你有那卡吧？”

“有的。”

“你找我不是有什么事吧？”

“既然问到了，我就直说吧。有件事想请老同学帮一个忙。我想作一次旅行。想在这儿找一个转换器。”

“你不是有卡么？你从北京直接挂一个电话，不是哪儿都能去？”

“你看，是这样。我在北京是有的。我来这儿时，也是通过电话来的。但一到这里身份卡就被偷走了。都还没来得及挂失呢。”

周东突然警惕起来，完全出自一种直觉。

“那我可爱莫能助。没有身份卡，你怎么能让计算机识别呢？你只有先把身份卡插入转换器，计算机识别后，才能接通线路。它认卡不认人。”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我是有急事。”

“你要去哪里？”

“台北。”

“台北？！”

“是。”

“这……恐怕有些困难。”

对方眼中一丝凶光猛地露了一下，便又敛去。周东吓了一跳。

周东想起了那个通知。深夜来这里，同学身上有一种异样的味道。没有这个时候来叙旧的。

共同怀念小君？

他就是那个罪犯。周东为突然冒出的这个念头而惊异。为什么独独是他呢？为什么偏偏找我呢？全国那么多中转站。对了，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干这个活。

来客看周东不说话，眼神黯淡下来。他看了周东一阵，又突然爽朗地笑了。

“看你紧张的。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直说吧，我就是那个被通缉的人。你要真觉得为难，我也不会强迫你。”

“你应该去自首。”

“我不会的。”

“到底为什么？”

“小君难产时，我们附近没有医院。我想通过电话线把她送去。她和我都是有旅行卡的。但那个值班员想敲诈我们一笔。我一怒之下，把他杀了。”

“我怎样才能相信你所说的呢？”

周东想，如果身份卡合法的话，计算机就能干完活，不用转到值班员手中。但是，也不是没有越轨的同行。

“随便你吧。当初，我说小君其实爱的是我，你不也不相信么？”来客说。

周东表情很冷淡，但心中又一翻。

“对不起。即便我相信你，也不会帮这个忙。再说，从技术的角度看，也是绝对行不通的。”

他不敢对视他。他怕他提人工转换。但他没有说。非业内人士很少知道这个。

“没什么。”

“你走吧。我不会说你来过这里。”

“行，到底是老同学。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同学摇了摇头，一下显得很老。他站起身来，拍拍周东的肩膀。周东把脸别开，眼角瞟住报警电话，心里七上八下。

夜又静了下来。偶尔有能量的尖峰在监视屏上一闪即逝。周东走到窗前，看到老同学的身影疾快地消失在楼群间。外面似乎在下雨，但他不能肯定。

他很难判断他是否说的是实话。他是否曾尝试抓他的弱点？

如果真是为了小君而出事，这么做是否太绝呢？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呢？

他有一个越来越强的念头：他真是一名刑事犯么？还是……！他为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脸发起烧来。

多少年来深埋在心底的某种东西重又泛了上来。

他应该去报案的。他走过去拿起了电话，但是在空中停了半天，又放下了。

他忍住了不去想他，但脑海中又止不住出现他的脸。除了在电影院中和互联网上，他尚未亲眼见过真正的罪犯。那张熟悉而衰老、程式化的脸，像镜子一样使周东看到了自己。

而当初这人与他竞争小君的时候，是多么富有生机和野性啊。五年，人生的十五分之一，这期间什么巨大的变故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么小君的死，已经是做什么也无可挽回的了。

周东陷入了一片空茫和虚脱。

他想他会去哪里？他只能通过火车、飞机等传统手段逃匿。这样时间便会拖得很长。

在漫长的旅途中，他很容易被抓住。万一被抓住，供出他曾来过这里，与他谈过话，而他又没报案，会怎样呢？

周东出了些冷汗。转念一想，他也许不会这么做的。他总自视甚高，

喜欢自作自受。

正是这一点，使小君由怜转爱的吧？

如果小君没死，他带着小君来，他能够拒绝么？办法也许还是可以想的。连他也知道电话旅行并不完善。就在两小时前，不是还执行过分局局长一个指令么？

周东了口气。

一切都是因为物理学。物理学的进展，改变着人们说话、行动和思维的方式。

电话又响了起来，把周东吓了一跳。他只是盯着它看。但电话顽固地响着。他颤抖着去接了。

是分局的值班主任。

“来了通知。美国人可能在凌晨发起进攻。他们的代号叫‘电信风暴’。还不知道他们采取什么手段进入我国的公用网。够邪门的。另外，那个逃犯可能采用假身份卡逃匿。再过一个小时，将统一关闭所有转换器，锁闭一切旅行。上面还要派电信武警到各个分局和值班室负责保卫。先给你打个招呼。”

“知道了。”

“小王呢？”

“……他在机房做检查呢。”

“你转告他一声。好歹小心一点，不要出什么漏子。”

周东不想说王卫没来。也许哪一天，他也有让王卫打掩护的时候。周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体会着宽容在心头激荡起的一股崇高之情。

他自己到隔壁机房看了一下。程控交换机运转正常。美国人难道会通过这玩艺一个个显形在面前么？难道他们真的掌握了一种全新的突防技术？他们不再需要借助笨拙的转换器？

周东觉得不安。他又走到窗边。雨确实是在下。今夜有些不寻常。美国要颠覆我们，说了多少年了，难道竟真的会在今天发生么？而那个逃犯，是他的同学！他们已经重逢。

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去吃一点夜宵。何况，谈到了死。他们共同爱过一个女人，如今她已化解在亿万时空的碎片之中。

雨继续下着。美国的进攻还没有发生。小王一直没有来。

电话线路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凌晨两点，接班的人来了。周东向他们作了交待，尤其是美国可能进攻的事。逃犯的情况，只略微讲了一下。但他们很感兴趣。

“他会不会到我们这里来？”

“他要来了，就用一条线路把他送到新几内亚。”

“那里有程控交换机吗？”

他们在他们的笑声中走进夜暗。

世界变化太大，只有雨的声音和形状都一如既往。这非常奇怪。

一队电信武警正在闪光的人行道上疾跑。在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们对他的存在置若罔闻。钢盔下，周东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有明显冷峻的感觉。他打了一个寒颤。

武警的队伍过去后，他看见空地上还留下了一个人，一动不动。

“你还没走？”

“是啊，五年不见面，一见就老见。”

“我还以为你早走了呢。”

“机场和火车站看得很严。”

“是吗？”

“是啊。像要出什么事。不光是为我。”

“说是美国人要攻进来了。这对你未必是一个坏消息。”

周东很紧张，而他的同学则显得很轻松。他不知是不是装的。周东说：

“……你在特意等我吗？”

“纯属雨中巧遇。你不觉得很有诗意？”

“要不不说地球很小。书和报纸上说的。”

“怎么不小呢，想想电话旅行。”

“听说你还有假身份卡？干嘛不用？”

“干嘛不用？你让我用吗？”

“刚才，你为什么逼我呢？”

“你是说强迫你？”

对方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周东脸红了。当年，他也没有强迫过他。可是，小君还是离开了他。

“坦白说吧，我只是突然间犹豫起来。我感到电话旅行并不一定保险。当你一心想逃命时，就对任何人和任何技术都不放心了。这其实挺矛盾。应该说，最安全的办法倒是铤而走险。可是，理智这时已经不起作用了。你不是处在我的位置，这你体会不到。”

周东默默听着，耳中充满雨声。

“何况，小君说过你不是强迫就能就范的人。”

“那是学生时代。”

“还是学生时代值得回味。那时候，一起骑自行车去东湖和磨山。打一个公用电话，还是恳求宿舍值班室的师傅，让他可怜穷学生，别收那一毛钱。”

“今晚没有招待好你，我很抱歉。”

“我能理解。”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不相信我犯罪是因为小君吧？你也认为我是……”

罪犯突然这么说，狡黠地笑着。周东退了一步。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回宿舍了。”

那人默默地看了周东一阵。周东心情很紧张。未了，对方说：

“我劝你一句。如果有机会，你还是弄个身份卡。”

“谢谢。”

周东想说，明天可能会很乱，你可以去趁这个乱劲。但他话没出口。周东并没有以为自己真要帮他。而对方也没有期待他要做出什么义举来呢。无非是一次简单的邂逅。

这么平常，这是很好的。使用过电话旅行的人，习惯了身体和思维被分解的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大概也与常人不同了吧？

如果小君没死，一切也许另论。可是，现在做什么，小君再也不会活过来感激他了。

他是否报复了他呢？周东心底涌上一丝笑意，但却在嘴里咂出些许苦味。

他睡至中午。小娟正难产。满街都是戴钢盔穿迷彩服的美国人。小娟一惊吓，胎儿流了出来，凑近了观察，是一个女性。周东醒来，看见窗外阳光灿烂。周围没有美国人的枪口。

他心砰砰跳着，给小娟打了个电话。

“你……一切都好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没有见到美国人？”

“什么美国人？我正要告诉你，我就要去美国呢。”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呀。”

“我准备去美国。我用电话去！”

“你？别开玩笑！”

“我已经办到身份卡了。是国际通用银卡。”

“不是从黑市弄来的吧？那样可有生命危险。”

“这你不用管。其实，现在弄一个卡，根本不像你说的那么难。”

“听我说，美国正要进攻中国。你还去美国哪？”

“美国要进攻中国，就不许我们到美国去了么？它来它的，我去我的。难道电话线有什么区别？”

是啊，电话线有什么区别？但是周东仍然犹豫：

“你可别太幼稚……”

那边咯咯笑起来。周东不禁脸红了。她比他小七岁，他一直视她为珍宝。

“周东，有句话必须跟你说。这一别，回来后也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变化。真的，我不知道……”

女孩突然止住了笑，似乎挺困难才把这句话挤出来。

他再一次沉默了。他想象着把她搂在怀里，但却搂住了冰凉的电话机。

值班室是一个时空连续体，也是一个情绪连续体。

王卫来了，不好意思地说，昨晚拉肚子。

“你应该打电话说一声。”周东没有好气。他猜王卫在撒谎。

计算机通过电子邮件发来通报说，撤销罪犯追缉令。

那个罪犯买通了江汉区的一个监视员，在强行运行的途中，已被击死。

这可能是电信武警做的，他们用了什么新技术，周东也不得而知。

理论上讲，这种死并不存在尸体，死者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死了。他成了宇宙中的粒子而继续着永无止境的旅行，这对线路不会造成任何损坏。

线路是这世界上最奇妙的事物。

但是，周东想，谁知道呢？

他此时陷入深深的后怕。

周东继续想，他从没有了解过他的同学，就像他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个世界。

彩色显示屏上的能量尖峰不断地跃迁在巨型的蛛网间，构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周东很紧张，因为其中一个信号也许代表着小娟。

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便问王卫：“现在外面办卡是否真的很容易？”

“据说是这样。实际上一个人决意要通过电话旅行的话，很难阻止。”

“不会吧？如果是那样……”周东想得很多。

“干自己的活吧，这种事不是你能操心的呢。”

周东体会着其中的矛盾。作为平民的小娟，对于旅行采取了那么轻率的态度，那么亡命的犯人，怎么就没有能够成功地逃离此情此境呢？

宇宙墓碑

作者：韩松

我十岁那年，父亲认为我可以适应宇宙航行了。那次我们一家伙去了猎户座，乘的当然是星际旅游公司的班船。不料在返航途中，飞船出了故障，我们只得勉强飞到火星着陆，等待另一艘飞船来接大家回地球。

我们着陆的地点，靠近火星北极冠。记得当时大家都心情焦躁，船员便让乘客换上宇航服出外散步。降落点四周散布着许多旧时代人类遗址，船长说，那是宇宙大开发时代留下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在一段几公里长的金属墙前停留了很久，跟着墙后面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

现在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就叫墓碑了。但当时我仅仅被它们森然的气势镇住，一时裹足不前。这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地面显然经过人工平整。大大小小的方碑犹如雨后春笋一般钻出地面，有着同一的黑色调子，焕发出寒意，与火红色的大地映衬，着实奇异非常。火星的天空掷出无数雨点般的星星，神秘得很。我少年之心突然地悠动起来。

大人们却都变了脸色，不住地面面相觑。

我们在这个太阳系中数一数二的大坟场边缘只停留了片刻，便匆匆回到船舱。大家表情很严肃和不祥，而且有一种后悔的神态，仿佛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便不敢说话，但却无缘无故有些兴奋。

终于有一艘新的飞船来接我们了。它从火星上启动的一刹那，我悄声问父亲：

“那是什么？”

“哪是什么？”他仍楞着。

“那面墙后面的呀！”

“他们……是死去的太空人。他们那个时代，宇宙航行比我们困难一些。”

我对死亡的概念，很早就有了感性认识，大约就始于此时。我无法理解大人们刹那间神态为什么会改变，为什么他们在火星坟场边一下子感情复杂起来。死亡给我的印象，是跟灿烂的旧时代遗址紧密相连的，它是火星瑰丽景色的一部分，对少年的我拥有绝对的魅力。

十五年后，我带着女朋友去月球旅游。“那里有一个未开发的旅游区，你将会看到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事物！”我又比又划，心中却另有打算。事实上，背着阿羽，我早跑遍了太阳系中的大小坟场。我仁立着看那些墓碑，达到了入痴入迷的地步。它们静谧而荒凉的美跟寂寞的星球世界吻合得那么融洽，而墓碑本身也确是那个时代的杰作。我得承认，儿时的那次经历对我心理的影响是微妙而深远的。

我和阿羽在月球一个僻静的降落场离船，然后悄悄向这个星球的腹地走去。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人烟。阿羽越来越紧地攥住我的手，而我则一遍

遍翻看那些自绘的月面图。

“到了，就是这里。”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地球正从月平线上冉冉升起，墓群沐在幻觉般的辉光中，仿佛在微微颤动着，正纷纷醒来。这里距最近的降落场有一百五十公里。我感到阿羽贴着我的身体在剧烈战栗。她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幽灵般的地球和其下生机勃勃的坟场。

“我们还是走吧，”她轻声说。

“好不容易来，干嘛想走呢？你别看现在这儿死寂一片，当时可是最热闹的地方呢！”

“我害怕。”

“别害怕。人类开发宇宙，便是从月球开始的。宇宙中最大的坟场都在太阳系，我们应该骄傲才是。”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来光顾这儿，那些死人知道么？”

“月球，还有火星、水星……都被废弃了。不过，你听，宇飞船的隆隆声正震撼着几千光年外的某个无名星球呢！死去的太空人地下有灵，定会欣慰的。”

“你干嘛要带我来这儿呢？”

这个问题使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为什么一定要带上女朋友万里迢迢来欣赏异星坟茔？出了事该怎么交待？这确是我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如果我要告诉阿羽，此行原是为了寻找宇宙中爱和死永恒交织与对立的主题和情调，那么她必定会以为我疯了。也许我可以用写作论文来作解释，而且我的确在搜集有关宇宙墓碑的材料。我可以告诉阿羽，旧时代宇航员都遵守一条不成文的习俗，即绝不与同行结婚。在这儿的坟茔中你绝对找不到一座夫妻合葬的墓。我要求助于女人的现场灵感来帮助我解答此谜吗？但我却沉默起来。我只觉得我和阿羽的身影成了无数墓碑中默默无言的两尊。这样下去很醉人。我希望阿羽能悟道，但她却只是紧张而痴傻地望着我。

“你看我很奇怪吧？”半晌，我问阿羽。

“你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回地球后阿羽大病了一场，我以为这跟月球之旅有些关系，很是内疚。在照料她的当儿，我只得中断对宇宙墓碑的研究。这样，一直到她稍微好转。

我对旧时代那种植墓于群星的风俗抱有极大兴趣，曾使父亲深感不安。墓碑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代人几乎把它淡忘了，就像人们一古脑把太阳系的姊妹行星扔在一旁，而去憧憬宇宙深处的奇景一样。然而我却下意识体会到，这里有一层表象。我无法回避在我查阅资料时，父亲阴郁地注视我的眼光。每到这时我就想起儿时的那一幕，大人们在坟场旁神情怪异起来，仿佛心灵中某种深沉的东西被触动了。现代人绝对不旧事重提，尤其是有关古代死亡的太空人。但他们并没从心底忘掉他们，这我知道，因为他们每碰上这个问题时，总是小心翼翼地绕着圈子，敏感得有些过分。这种态度渗透到整个文化体系中，便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忙碌于现时的瞬间，是现代人的特点。或许大家认为昔日并不重要？或仅是无暇去回顾？我没有能力去探讨其后可能暗含的文化背景。我自己也并不是个历史主义者。墓碑使我执迷，在于它给我的一种感觉，类似于诗意。它们既存在于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之中，又存在于它之外，偶尔才会有人光临其境，更多的时间里它们保持缄默，旁若无人地沉湎于它们所属的时代。这就是宇宙墓碑的醉人之处。每当

我以这种心境琢磨它们时，蓟教授便警告我说，这必将堕入边界，我们的责任在于复原历史，而不是为个人兴趣所驱，我们要使现时代一切庸俗的人们重新认识到其祖先开发宇宙的艰辛与伟大。

蓟教授的苍苍白发常使我无言以对，但在有关墓碑风俗的学术问题上，我们却可以争个不休。在阿羽病情好转后，我和教授会面时又谈到了墓碑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该风俗突然消失在宇宙中的现象之谜。

“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反对您的。”

“年轻人，你找到什么新证据了吗？”

“目前还没有，不过……”

“不用说了。我早就告诫过你，你的研究方法不大对头。”

“我相信现场直觉。故纸堆已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资料太少。您应该离开地球到各处走一走。”

“老头子可不能跟年轻人比啊，他们太固执己见。”

“也许您是对的。”

“知道新发现的天鹅座 星墓葬吗？”

“无名之坟，仅镌有年代。它的发现将墓碑风俗史的下限推后了五十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技术决定论者的《行星宣言》就是在那前后不久发表的。墓碑风俗的消失跟这没有关系吗？”

“您认为是一种文化规范的兴起替代了旧的文化规范？”

“我推测我们不能找到年代更晚的墓葬了。技术决定论者一登台，墓碑风俗便神秘地隐遁在宇宙中了。”

“您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恰恰如此，才能解释时间上的巧合。”

“……也许有别的原因。那时技术决定论者还太弱，而墓葬制度的存在已有数万年历史，宇宙墓碑也矗立上千年了。没有东西能够一下子摧毁这么强大的风俗。很简单，它沉淀在古人心灵中，叫它集体潜意识可以吧？”

蓟教授摊了摊手。合成器这时将晚餐准备好了。吃饭时我才注意到教授的手在微微颤抖。毕竟是二百多岁的人了。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我心头翻腾着。死亡将会夺去每一个人的生命，这可能是连技术决定论者也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死后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存在，仍然是心灵深处悄悄猜度着的。宇宙中林立的墓碑展示出旧时代的人类已经在思考这个答案，或许他们已经将心得和结论输入墓茔？现代人不再需要埋葬了，他们读不懂古墓碑文，也不屑一读。人们跟其先辈相比，难道产生了本质上的不同吗？

死是无法避免的，但我还是担心蓟教授过早谢世。这个世界上，仅有极少数人在探讨诸如宇宙墓碑这样的历史问题。他们默默无闻，而常常是毫无结果地工作着，这使我忧心忡忡。

我不止一次地凝神于眼前的全息照片，它就是蓟教授提到的那座坟，它在天鹅座星系 中的位置是如此偏僻，以至于直到最近才被一艘偶然路过的货运飞船发现。墓碑学者普遍有一种看法，即这座坟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

我常常被这座坟奇特的形象打动，从各个方面，它都比其他墓碑更契合我的心境。一般而言，宇宙墓碑都群集着，形成浩大的坟场，似乎非此不足以与异星的荒凉抗衡。而此墓却孑然独处，这是以往的发现中绝无仅有的一例。它址于该星系中一颗极不起眼的小行星上，这给我一种经过精心选择

的感觉。从墓址所在的区域望去，实际上看不见星系中最大的几颗行星。每年这颗小行星都以近似彗星的椭圆轨道绕天鹅座 运转，当它走到遥遥无期的黑暗的远日点附近时，我似乎也感到了墓主寂寞厌世的心情。这一下子便产生了一个很突出的对比，即我们看到，一般的宇宙墓群都很注意选择雄伟风光的衬托，它们充分利用从地平线上跃起的行星光环，或以数倍高于珠穆朗玛峰的悬崖作背景。因此即便从死人身上，我们也体会到了宇宙初拓时人类的豪迈气概。此墓却一反常规。

这一点还可以从它的建筑风格上找到证据。当时的筑墓工艺讲究对称的美学，墓体造得结实、沉重、宏大，充满英雄主义的傲慢。水星上巨型的金字塔和火星上巍然的方碑，都是这种流行模式的突出代表。而在这一座孤寂的坟上，我们却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影子。它造得矮小而卑琐，但极轻的悬挑式结构，却有意无意中使人觉得空间被分解后又重新组合起来。我甚至觉得连时间都在墓穴中自由流动。这显然很出格。整座墓碑完全就地取材，由该小行星上富含的电闪石构成，而当时流行的作法是从地球本土运来特种复合材料。这样做很浪费，但人们更关心浪漫。

另一点引起猜测的便是墓主的身份。该墓除了镌有营造年代外，并无多余着墨。常规作法是，必定要刻上死者姓名、身份、经历、死亡原因以及悼亡词等。由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假说。是什么特殊原因，促使人们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埋葬天鹅座 星系的死者？

由于墓主几乎可以断定为墓碑风俗结束的最后见证人，神秘性就更大了。在这一点上，一切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似乎是这样的，即我们不得不对整个人类文化及其心态作出阐述。对于墓碑学者来说，现时的各种条件锁链般限制了他们。我倒曾经计划过亲临天鹅座 星系，但却没有人能够为我提供这笔经费。这毕竟不同于太阳系内旅行。而且不要忘了，世俗并不赞成我们。

后来我一直未能达成天鹅座 之旅，似乎是命里注定。生活在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个人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一百岁时，刚好是蓟教授去世七十周年的忌日。当我突然想起这一点时，也就忆起了青年时代和教授展开的那些有关宇宙墓碑的辩论。当初的墓碑学泰斗们也早跟先师一样，形骸坦荡了。追随者们纷纷弃而他往。我半辈子研究，略无建树，夜半醒来常常扪心自问：何必如此耽迷于旧尸？先师曾经预言过，我一时为兴趣所驱，将来必自食其果，竟然言中。我何曾有过真正的历史责任感呢？由此才带来今日的困惑。人至百年，方有大梦初醒之感，但我意识到，知天命恐怕是万万不能了。

我年轻时的女朋友阿羽，早已成了我的妻子，如今是一个成天唠叨不休的老太婆。她这大概是在将一生不幸怪罪于我。自从那次我带她参观月球坟场，她就受惊得了一种怪病。每年到我们登月的那个日子，她便精神忧伤，整日呓语，四肢瘫痪。即便现代医术，也无能为力。每当我查阅墓碑资料，她便在一旁神情黯然，烦躁不安。这时我便悄悄放下手中活计，步出户外。天空一片晴朗，犹如七十年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有许多年没离开过地球了。

余下的日子，该是用来和阿羽好好厮守了吧？

我的儿子筑长年不回地球，他已在河外星系成了家，他本人则是宇宙飞船的船长，驰骋于众宇，忙得星尘满身。我猜测他一定莅临过有古坟场的

星球，不知他作何感想？此事他从未当我面提起，而我也暗中打定主意，绝不首先对他言说。想当初父亲携我，因飞船事故偶处火星，我才得以目睹墓群，不觉唏嘘。而今他老人家也已一百五十多岁了。

由生到死这平凡的历程，竟导致古人在宇宙各处修筑了那样宏伟的墓碑，这个谜就留给时空去解吧。

这样一想，我便不知不觉放弃了年轻时代的追求，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地球上的生活竟这么恬然，足以冲淡任何人的激情，这我以前从未留意过。人们都在宇宙各处忙碌着，很少有机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曾经养育过他们而现在变得老气的行星，而守旧的地球人也不大关心宇宙深处惊天动地的变化。

那年筑从天鹅座 星系回来时，我都没意识到这个星球的名字有什么特别之处了。筑因为河外星系引力的原因，长得奇怪的高大，是彻头彻尾的外星人了，并且由于当地文化的熏染而沉默寡言得很。我们父子见面日少，从来没多的话说。有时我不得不这么去想，我和阿羽仅仅是筑存在于世所临时借助的一种形式。其实这种观点在现时宇宙中一点也不显得荒谬。

筑给我斟酒，两眼炯炯发光，今日却奇怪地话多。我只得和他应酬。

“心宁他还好？”心宁是孙子名。

“还好呢，他挺想爷爷的。”

“怎么不带他回来？”

“我也叫他来，可他受不了地球的气候。上次来了，回去后生了一身的疹子。”

“是吗？以后不要带他来了。”

我将一杯酒饮干，发觉筑正窥视我的脸色。

“父亲，”他终于开始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起来。“我有件事想问您。”

“讲吧。”我疑惑地打量着他。

“我是开飞船的，这么些年来，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星系。跟您在地球上不同，我可是见多识广。但至今为止，尚有一事不明了，常萦绕心头，这次特向您请教。”

“可以。”

“去知道您年轻时专门研究过宇宙墓碑，虽然您从没告诉我，可我还是知道了。我想问您的就是，宇宙墓碑使您着迷之处，究竟何在？”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不使脸朝筑；我没想到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那东西，也撞进了筑的心灵，正像它曾使父亲和我的心灵蒙受巨大不安一样。难道旧时代人类真在此中藏匿了魔力，后人将永远受其阴魂侵扰？

“父亲，我只是想随便问问，没有别的意思。”筑嚅嚅起来，像个小孩。

“对不起，筑，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嗨，为什么墓碑使我着迷？我要是知道这个，早就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你一切一切跟墓碑有关的事情了。可是，你知道，我没有这么做。

那是个无底洞，筑。”

我看见筑低下了头。他默然，似乎深悔自己的贸然。为了使他不那么窘迫，我压制住感情，回到桌边，给他斟了一杯酒。然后我审视着他的双目，像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那样充满关怀地问道：

“筑，告诉我，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墓碑。大大小小的墓碑。”

“你肯定会看见它们。可是你以前并没有想到要谈这个嘛。”

“我还看见了人群。他们蜂拥到各个星球的坟场去！”

“你说什么？”

“宇宙大概发疯了，人们都迷上了死人，仅在火星上，就停满了成百上千艘飞船，都是奔墓碑来的。”

“此话当真？”

“所以我才要问您墓碑为何有此魅力。”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要掘墓！”

“为什么？”

“人们说，坟墓中埋藏着古代的秘密。”

“什么秘密？”

“生死之秘！”

“不！这不当真。古人筑墓，可能纯出于天真无知！”

“那我可知道了。父亲，你们都这么说。您是搞墓碑的，您不会跟儿子卖什么关子吧？”

“你要干什么？要去掘墓吗？”

“我不知道。”

“疯子！他们沉睡了一千年了。死人属于过去的时代。谁能预料后果？”

“可是我们属于现时代啊，父亲。我们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是河外星系的逻辑吗？我告诉你，坟墓里除了尸骨，什么也没有！”

筑的到来，使我感到地球之外正酝酿着一场变动。在我的热情行将冷却时，人们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耽迷于我所耽迷过的事物来。筑所说的使我心神恍惚，一时作不出判断。曾几何时，我和阿羽在荒凉的月面上行走，拜谒无人光顾的陵寝，其冷清寂寥，一片穷荒，至今在我们身心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记得我对阿羽说过，那儿曾是热闹之地。而今筑告诉我，它又将喧哗不堪。这种周期性的逆转，是预先安排好的呢，还是谁在冥冥中操纵呢？继宇宙大开发时代和技术决定论时代后，新时代到来的预兆已经出现于眼前了么？这使我充满激动和恐慌。

我仿佛又重回到了几十年前。无垠的坟场历历在目，笼罩在熟悉而亲切的氛围中。碑就是墓，墓即为碑，洋溢着永恒的宿命感。

接下来我思考筑话语中的内涵。我内心不得不承认他有合理之处。墓碑之谜即生死之谜，所谓迷人之处，也即此吧，不会是旧人魂魄摄人。墓碑学者的激情与无奈也全出于此。

其实是没有人能淡忘墓碑的。我又恍惚看见了技术决定论者紧绷的面孔。

然而掘墓这种方式是很奇特的，以往的墓碑学者怎么也不会考虑用这种办法。我的疑虑现在却在于，如果古人真的将什么东西陪葬于墓中，那么，所有的墓碑学者就都失职了。而蓟教授连悔恨的机会也没有。

在筑离开家的当天，阿羽又发病了。我手忙脚乱地找医生。就在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我居然莫名其妙地走了神。我突然想起筑说他是从天鹅座星系来的。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我仍然保存着几十年前在那儿发现的人类最晚一座坟墓的全息照片。

——录自掘墓者在天鹅座 星系小行星墓葬中发现的手稿：

我不希望这份手稿为后人所得，因为我实无哗众取宠之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自传式的东西实在多如牛毛。一个历尽艰辛的船长大概会在临终前写下自己的生平，正像远古的帝王希望把自己的丰功伟绩标榜于后世。然而我却无心为此。我平凡的职业和平凡的经历都使我耻于吹嘘。我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打发临死前的难捱时光。并且，我一向喜欢写作。如果命运没有使我成为一名宇宙营墓者的话，我极可能去写科幻小说。

今天是我进入坟墓的第一天。我选择在这颗小行星上修筑我的归宿之屋，是因为这里清静，远离人世和飞船航线。我花了一个星期独力营造此墓。采集材料很费时间，而立着实辛苦。我们原来很少就地取材——除了对那些特殊条件下的牺牲者。通常发生了这种情况，地球无力将预制件送来，或者预制件不适合于当地环境。这对于死者及其亲属来说都是一件残酷之事。但我一反传统，是自有打算。

我也没有像通常那样，在墓碑上镌上自己的履历。那样显得很荒唐，是不是？我一生一世为别人修了数不清的坟墓，我只为别人镌上他们的名字、身份和死因。

现在我就坐在这样一座坟里写我的过去。我在墓顶安了一个太阳能转换装置，用以照明和供暖。整个墓室刚好能容一人，非常舒适。我就这么不停地写下去，直到我不能够或不愿意再写了。

我出生在地球。我的青年时代是在火星上度过的。那时世界正被开发宇宙的热浪袭击，每一个人都被卷进去了。我也急不可耐丢下自己的爱好——文学，报考了火星宇宙航行专门学校。结果我被分在太空抢险专业。

我们所学的课程中，有一门便是筑墓工程学。它教导学员，如何妥善而体面地埋葬死去的太空人，以及此举的重大意义。

记得当时其他课程我都学得不是太好，唯有此课，常常得优。回想起来，这大概跟我小时候便喜欢亲手埋葬小动物有一些关系。我们用三分之一的学习时间学习理论，其余都用于实践。先是在校园中搞大量设计和模型建造，尔后进行野外作业。记得我们通常在大峡谷附近修一些较小的墓，然后移到平原地带造些比较宏大的。临近毕业时我们进行了几次外星实习，一次飞向水星，一次去小行星带，两次去冥王星。

我们最后一次去冥王星时出了事。当时飞船携带了大量特种材料，准备在该行星严酷冰原条件下修一座大墓。飞船降落时遭到了流星撞击，死了两个人。我们都以为活动要取消了，但老师却命令将演习改为实战。你今天要去冥王星，还能在赤道附近看见一座半球形的大墓，那里面长眠着的便是我的两位同学。这是我第一次实际作业。由于心慌意乱，坟墓造得一塌糊涂，现在想来还内疚不已。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星际救险组织，在第三处供职。去了后才知道第三处专管坟墓营造。

老实说，一开始我不愿干这个。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飞船船长，要不就去某座太空城或行星站工作。我的许多同学分得比我好得多。后来经我手埋葬的几位同学，都已征服好几个星系了，中子星奖章得了一大排。在把他们送进坟墓时，人们都肃立致敬，独独不会注意到站在一边的造墓人。

我没想到在第三处一干就是一辈子。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喘口气。我惊诧于自己对往事的清晰记忆。这使我略感踌躇，因为有些事是该忘记的。也罢，还是写下去再说吧。

我第一次被派去执行任务的地点是半人马座 星系。这是一个具有七个行星的太阳系。

我们飞船降落在第四颗上面。当地官员神色严肃而恭敬地迎接我们，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一共死了三名太空人。他们是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遭到宇宙射线的辐射而丧生的。我当时稍稍舒了一口气，因为我本来作好了跟断肢残臂打交道的思想准备。

这次第三处一共来了五个人。我们当下二话没说便问当地官员有什么要求。但他们道：“由你们决定吧。你们是专家，难道我们还会不信任么？但最好把三人合葬一处。”

那一次是我绘的设计草图。首次出行，头儿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无疑是培养我的意思。此时我才发现我们要干的是在半人马座 星系建起第一座墓碑。我开始回忆老师的教导和实习的程序。一座成功的墓碑不在于它外表的美观华丽，更主要的在于它透出的精神内容。简单来说，我们要搞出一座跟死者身份和时代气息相吻合的墓碑来。

最后的结果是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坚如磐石。它象征宇航员在宇宙中不可动摇的位置。其形状给人以时空静滞之感，有永恒的态势。死亡现场是一处无限的平原，我们的碑矗立其间，四周一无阻挡，只有天空湖泊般垂落。万物线条明晰。墓碑唯一的缺憾是未能表现出太空人的使命。但作为第一件独立作品，它超越了我在校时的水平。我们实际上干了两天便竣工了。材料都是地球上成批生产的预制构件，只需把它们组合起来就成。

那天黎明时分，我们排成一排，静静地站了好几分钟，向那刚落成的大坟行注目礼。这是规矩。墓碑在这颗行星特有的蓝雾中新鲜透明，深沉持重。头儿微微摇头，这是赞叹的意思。我被惊呆了。我不曾想到死亡这么富有存在的个性，而这是通过我们几人的手产生的。

坟茔将在悠悠天地间长存——我们的材料能保持数十亿年不变原形。

这时死者还未入棺。我们静待更隆重的仪式的到来。在半人马座 星升上一臂高时，人们陆续地来到了。他们都裹着臃肿的服装，戴着沉重的头盔，淹没着自己的个性。而这样的人群显示出的气氛是特殊的，肃穆中有一种骇人的味道。实际上来者并不多，人类在这个行星上才建有数个中继站。死了三个人，这已了不得。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的场面了。我不敢说究竟是当地负责人致悼词在先，还是我们表示谢意在前。我也模糊了现场不断播放的一支乐曲的旋律，只记得它怪异而富有异星的陌生感，努力想表达出一种雄壮。后来则肯定有飞行器隆隆地飞临头顶，盘旋良久，掷出铂花。

行星的重力场微弱，铂花在天空中飘荡，经久不散，令人回肠荡气。这时大家都拼命鼓掌。

可是，是谁教给人们这一套仪式的呢？捱到最后，为什么要由我们万里迢迢来给死人筑一座大坟呢？

送死者入墓是由我们营墓者来进行的。除头儿外的四人都去抬棺。这时一切喧闹才停下来。铂花和飞行器都无影无踪了。在墓的西方，也就是现在朝着太阳系的一方，开了一个小门洞。我们把三具棺材逐次抬入，祝愿他们能够安息。然而就在这时我觉得不对头了。但当时我一句话也没说。

返回地球的途中，我才问一位前辈：

“棺材怎么这么轻？好像学校实习用的道具一般。”

“嘘！”他转眼看看四周。“头儿没告诉你吧？那里面没人呢！”

“不是辐射致死么？”

“这种事情你以后会见惯不惊的。说是辐射致死，可连一块人皮都没找到。骗骗星而已。”

骗骗星而已！这句话给我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我以后目睹了无数的神秘失踪事件。

我们在半人马座星的经历，比起我后来经历的事情，竟是小巫见大巫呢。

我的辉煌设计不过是一座衣冠冢！可好玩之处在于无人知晓那神话般外表后面的中空内容。

在第三处待久了，我逐渐熟悉了各项业务。我们的服务范围遍及人类涉足的时空，你必须了解各大星系间的主要封闭式航线，这对于以最快速度抵达出事地点是很必要的。但实际上这种作法渐渐显得落后起来，因为宇航员在太空中的活动越来越弥散。因此我们先是在各星设点，而后又开展跟船业务，即当预知某项宇航作业有较大危险时，第三处便派上筑墓船跟行。这要求我们具备航天家的技术。我们处里拥有好几位第一流的船长，正式的宇航员因为甩不掉他们而颇为恼火和自认晦气。我们还必须掌握墓碑工业的各种最新流程，以及其中的变通形式，根据各星的情况和客户的要求采取特殊作法，同时又不违背统一风格规定。最重要的，作为一名营墓者必须具备非凡的体力和精神素质。长途奔波，马不卸鞍地与死亡打交道，使我们都成了超人。第三处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戒绝了作为人应具备的普通情感。事实上，你只要在第三处多待一段时间，就会感到普遍存在的冷漠、阴晦和玩世不恭。全宇宙都以死为讳，而只有我们可以随便拿它来开玩笑。

从到第三处的第一天起，我便开始思索这项职业的神圣意义。官方记载的第一座宇宙墓碑建在月球上。这个想法来得非常自然。没有谁说得上是突发灵感要为那两男一女造一座坟。后来有人说不这样做便对不起静海风光，这完全是开玩笑。这里面没有灵感。其实在地球上早就有专为太空死难者修建的纪念碑了。这种风俗从一开始进入浩繁群星，便与我们远古的传统有天然渊源。宇宙大开发时代使人类再次抛弃了许多陈规陋习，唯有筑墓风一阵热似一阵，很是耐人寻味。只是我们现在用先进技术代替了殷商时代的手掘肩扛，这样才诞生了使埃及金字塔相形见绌的奇迹。

第三处刚成立的时候有人怀疑这是否值得，但不久就证明它完全符合事态的发展。宇宙大开发一旦真正开始，便出现了大批的牺牲者，其数目之多，使官僚和科学家目瞪口呆。宇宙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论证的结果。然而开发却不能因此停下来。这时如何看待死亡就变得很现实了。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进化的目的何在？人生的价值焉存？人类的使命是否荒唐？这些都是当时大众媒介大声喧哗的话题。不管口头争吵的结果如何，第三处的地位却日益巩固起来。在头两年里它很赚了一笔钱。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地球和几个重要行星政府的暗中支持。直到神圣的方碑和金字塔形墓群首先在月球、火星、水星上大批出现时，反对者才不再说话了。这些精心制造的坟墓能承受剧烈的流星雨的袭击。它们的结构稳重，外观宏伟，经年不衰。人们发现，他们同胞飘移于星际间的尸骨重有了归宿。死亡成了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墓碑或许代表了一种人定胜天的古老理念。第三处将宇宙

墓碑风俗从最初的自发状态引入一种自觉的功利行为，的确是一大杰作。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人心甫定，墓碑制度才又表露出雍容大度的自然主义风采。

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第三处存在的意义了。那些身经百难的著名船长见了我们，都谦恭得要命。墓葬风俗已然演化为一种宇宙哲学。它被神秘化，那是后来的事。总之我们无法从己方打起念头，说这荒唐。那样的话，我们将面临全宇宙的信心和价值观的崩溃。那些在黑洞白洞边胆战心惊出生入死的人们的唯一信仰，全在于地球文化的坚强后盾。

如果有问题的话，它仅仅出在我们内部。在第三处待的日子一长，其内幕便日益昭然。

有些事情仅仅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它从来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这一方面是清规教条的严格，另一方面出于我们心理上的障碍。每年处里都有职员自杀。现在我写下这一句话时，心仍蹦跳不止，有如以刀自版。我曾悄悄就此问过同事。他说：“噤声！他们都是好人，有一天你也会有同感。”言毕鬼影般离去。我后来年岁大了，经手的尸骨多了，死亡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成为一个具象在我眼前浮着。我想意志脆弱者是被它唤走的。但我要申明，我现在采取的方式在实质上却不同于那些自戕者。

有一段时间处里完全被怀疑主义气氛笼罩。记得当时有人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即我们死后由谁来埋葬。此问明显受那些自杀者的启发，而又里面包含着实际不止一个问题。我们面面相觑，觉得不好回答，或答之不详，遂作悬案。此时发生了上级追查所谓“劝改报告”的事，据说是处里有人向总部打了报告，对现行一套作法提出异议。其中一点我印象很深，即有关墓碑材料的问题。通常无论埋葬地点远近，材料都毫无例外从地球运来，这关系到对死者的感情和尊重。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传统，风俗就该按风俗办理。这一点在《救险手册》里规定得一清二楚。因此谁也不能忍受报告中的说法，即把我们迄今做的一切斥为浪费精力和理性犬儒主义；报告还不厌其烦地论证了关于行星就地取材的可行性和技术细节。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打报告的人被取消了离开地球本土的资格。我们私下认为这份报告充满了反叛色彩，而且指出了我们从不曾想到的一个方面。我们惊诧于其语，慑其大胆，到后来竟有人暗中试行了其主张。某日有船载运墓料去仙女座一带，途中燃料漏逸。按照规定，只能返航。但船长妄为，竟抛掉墓料，以剩余的燃料推动空船飞往目的地，用当地的岩浆岩造了一座坟，干出了骇世之举。此坟后来被毁掉重建，当事者亦受处分。这是后话。

要花上一些篇幅将我们的感受说清是很困难的。我还是继续讲我们的工作中的故事吧。

我仍旧挑选那些我认为是最平凡的事来讲，因为它们最能生动地体现我们事业的特点。

有次我们接到一个指令，它与以往不同的是，没有交待具体的星球和任务，只是让筑墓飞船全副武装到火星与木星之间某处待命。我们飞到那里后，发现搜索处和救险处的船只已经忙碌开了。我们问他们：“喂，你们行吗？不行的话，交给我们吧。”但是没有回话。对方船上似乎有一层焦灼气氛。末了我们才知道有一艘船在小行星带失踪了，它便是大名鼎鼎的“哥伦布号”，人类当时最先进的型号之一。不用说其船长也就是哥伦布那样的人物了。

船上搭乘着五大行星的首脑人物。

我们在太空中呆了三天，搜索队才把飞船的碎片找回一舱。这下我们有事干了。虽然从这些碎片中要找出人体的部分是一件很烦琐的活，大伙仍然干得十分出色。最后终于能够拼出三具尸身。“哥伦布号”上面仅船员就有八名。出事的原因基本可以判明为一颗八百磅的流星横贯了船体，引发了爆炸。在地球家门口出事，这很遗憾。但惨状却是宇宙中共同的。

“他们太大意了。”宇航局局长在揭幕典礼上这么总结。我们第三处的人听了都哭笑不得。人们在地球上都好好的，一到太空中都小孩般粗心忘事，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个第三处来照顾他们。这种话偏偏从局长口中说出来！然而我们最后都没敢笑。那三具拼出来的尸体此刻虽已进入地穴，但又分明血淋淋地透过厚墙，景象历历在目，神色冷峻，双目睁开，似不敢相信那最后一刻的降临。

有一种东西，我们也说不出是什么，它使人永远不能开怀。营墓者懂得这一点，所以总是小心行事。天下的墓已修得太多了，愿宇宙保佑它们平安无事。

那段时间里，我们反常地就只修了这么一座墓。

在一般人的眼中，墓的存在使星球的景观改变了。后者杀死了宇航员，但最后毕竟作出了让步。

写到这里，我看了看我用笔的手，也即是造墓的那只手。我这对老手，青筋暴起，枯干如柴，真想像不到那么多鬼宅竟由它所创。它是一双神手，以至于我常常认为它已摆脱了我的思想控制，而直接禀领天意。

所有营墓者都有这样一双手。我始终认为，在任何一项营墓活动中，起根本作用的，既非各样机械，也非人的大脑。十指有直接与宇宙相通的灵性，在大多数场合，我们更相信它的魔力。相对而言，思想则是不适的，带偏见和怀疑色彩的，因而对于构造宇宙墓碑来说，是危险的。

在营墓者身上，我们常常看见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那些自杀者都悲观地看到了陵墓自欺欺人的一面，但同时最为精美的坟茔又分明出自其手，足以同宇宙中任何自然奇观媲美。

我坚信这种矛盾仅仅存在于营墓者心灵中，而世人大都只被墓碑的不朽外观吸引。我们时感尴尬，而他们则步向极端。

接下来我想说说另外一件并不重要但也许大家感兴趣的事：关于我的恋爱。

小时候在地球上看见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一无所知地玩耍，我便有一种填空的感觉。我相信此时此刻天下有一个女孩一定是为我准备的，将来要填充我的生命。这已注定了，就是说哪怕安排这事的人也改变不了它。我是一个奇怪的人不是？稍微长大后我便迷上了那些天使般飞来飞去的女太空人。她们脸上身上胳膊上腿儿上洋溢着一种说不清是从织女星还是仙女座带来的英气，可爱透顶，让人销魂。那时我也注意到她们死亡率并不比男宇航员低，这愈发使我心里滚滚发烫。

我偷偷在梦中和这些女英杰幽会时，火星宇航学校还没对我打开大门。这就决定了我命运的结局。当晚些时候我被告知宇航圈中有那么一条禁忌时，我几乎昏了过去。太空人和太空人之间只能存在同事关系，非此不能集中精力应付宇宙中的复杂现象。大开发初期有人这么科学地论证，而竟被当局小心翼翼地默认了。这事有一段时间里在一般宇航员心中疙疙瘩瘩起来，

但并没经过多长时间，飞船上的男人都认为找一个宇宙小姐必将倒楣。于是我们所说的禁忌便固定了下来。你要试着触犯它吗？那么你就会“臭”起来，伙伴们会斜眼看你，你会莫名其妙找不到活干，从一名大副变为司舵，再降为掌舱，最后贬到地球上管理飞船废品站之类。我以为宇航学校最终会为我实现儿时愿望提供机会，但结果恰恰是相反。可是那时我已身不由己了。宇宙就是这么回事，不由你选择。

我独人独马，以营墓者身份闯荡几年星空后，才慢慢对圈子中这种风俗有所理解。有关女人惹祸的说法流行甚广，神秘感几乎遍生于每个宇航员心灵。我所见到的人，几乎都能举出几件实例来印证上述结论。

此后我便注意观察那些女飞人，看她们有何特异之象。然而她们于我眼中，仍旧如没有暗云阻挡的星空一样明朗，怎么也看不出大祸袭来的苗头。她们的飞行事实使我相信，在某些事变面前女人确比男人更能应付。

有一年，记得是太阳黑子年，我们一次埋葬了十名女太空人。她们死于星震。当时她们刚到达目的地，准备进入一家刚竣工的太空医疗中心工作。幸存者是她们的朋友和同事，多为女性。我们按要求在墓上镌上死者生前喜爱的东西：植物或小动物，手工艺品，首饰。纪念仪式开始时，我听身边一个声音说：“她们本不该来这儿。”

我侧目见是一着紧身宇航服的小巧少女。

“她们不该这么早就让我们来料理，连具完尸也没有。”我无限怜悯。

“我是说我们本不该到宇宙中来。”她声音沉着，我便心一抽。

“你也认为女子不该到宇宙中来。”

“我们太弱。那是你们男人的世界。”

“我们倒不这么看。”我冷冷地说，不觉又打量了她一眼。我以前还没真正跟一个女太空人说过话呢。这时在场的男人女人都转过头来瞧着我俩。

这就是我认识阿羽的经过。写到这里我停下笔来，闭上眼睛，无限甜美而又无限辛酸地咂味了好几分钟。

认识阿羽后我就意识到自己要犯规了。童年时代的感觉再度溢满心中。我仍然相信命中注定有个女孩在等我等了好久，她是个天生丽质的女太空人。

阿羽是护士小姐。即便在这个时代，我们仍需要那些传统的职业。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白衣天使正乘坐飞船，穿梭于星际，潇洒不俗而又危险万端。

当我坐在坟茔中写这些字时，我才猛然注意到自己竟一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和阿羽职业上的矛盾性。总是我把她拯救过来的人重又埋入陵墓中。她活着时我不曾去想这个，她死了我也就不用想它了。可为什么直到此时才意识到呢？我觉得应该把我俩的结识赋予一个词：“坟缘”。我要感谢或怪罪的都是那十具女尸。

在那天的回程途中我心神不定，以至于同伴们大声谈论的一件新闻也没有听进。他们大概在讲处里几天前失踪的一名职员，现在在某太空城里找到了尸体。他在那里寻花问柳，莫名其妙被一块太阳能收集器上剥落的硅片打死了。我觉得这事毫无意思，只是一个劲地回想那坟地边仁立的宇装少女和她的不凡谈吐。这时舷窗外一个卫星的阴影正飘过行星明亮的球面，我不觉一震。

我和阿羽偷偷摸摸地书信来往了两个月，而实际见面只有三次。其间

发生的几件事有必要录下，它们一直困惑着我的后半生，并促使我走进坟墓。

首先是我生病了。我得的是一种怪病，发作时精神恍惚，四肢瘫痪，整日呓语，而检查起来又全身器官正常，无法治疗。我不能出勤。往往这时就收到阿羽发来的信件，言她正被派往某某空域出诊。等她报告平安回到医疗中心站时，我的病便突然好起来。

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天降之疾，但它又似乎与阿羽有某种关系。但愿这是巧合。

跟着发生了第三处设立以来的大惨案。我们的飞行组奉命前往第七十星区，途中刚巧要经过阿羽所在的星球。我便撺掇船长在那星球作中途泊系，添加燃料。他一口答应。领航员在计算机中输入目的地代码。整个飞行是极普通的。但麻烦不久后便发生了。我们分明已飞入阿羽所在星区，却找不到那颗星球。无线电联络始终清晰无比，表明该星球导引台工作正常，就在附近。可是尽管按照它指引的方向飞，飞船仍像陷在一个时空的圆周里。

我从来没有见过船长如此可怖的脸色。他大声叫喊着，驱使大家去检查这个仪器，搬弄那个仪器。可是正像我的怪病一样，一切都无法解释和修正。终于人们停下不动了。船长吊着一双眼睛逼视大家，说：

“谁带女人上船了？”

我们于是迟疑地退回自己的舱位，等待死亡。良久，我听见外面的吵嚷声停止了，飞船仿佛也飞行平稳了。我打开舱门四顾。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飞船正在地球上空绕圈子，而船上除了我一人外，其余七人都成了僵尸。我至今已记不住各位同伴的死态了，唯看见他们的手，还一双双柴荆般向上举着。

此事引起了处里巨大震动。调查了半年，最后不了了之。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我耳边老回响着船长绝望的叫声。我不认为他真相信船上匿有女子。航天者都爱这么咒骂。然而我却不敢面对如下事实：为什么全船的人都死了，唯有我还活着？事件为什么恰好发生在临近阿羽工作的星球的那一刹那？又是什么力量遣送无人控制的飞船准确无误回到地球上空的呢？

女人禁忌的说法又在我心中萌动起来。但另一个声音在企图拼命否定它。

不久后我见到了阿羽。她好好生生的，看见我后惊喜异常。我一见面便想告诉她我差点作了死鬼，但不知为什么忍住了没说。我深深地爱着她，不在乎一切。我坚信如果真有某种存在起作用的话，我和阿羽的生命力也是可以扭转其力矩的。

我不是活下来了吗？

前面已经说过，我和阿羽相识仅仅有两个月。两个月后她就死了。她要我带她去看宇宙墓碑，并要看我最得意的杰作。这女孩心比天高，不怕鬼神。我开始很犯愁，但拗不过她。

她死得很简单。我让她参观的墓并不是最好的，但仍有一些东西很特别。我们爬上三百公尺高的墓顶，顶上有一直径数米的孔洞直通底部。我兴致勃勃地指给她看：“你沿着这往下瞄，便会——”她一低头，失了重心，便从孔中直摔到了底部。

后来我才知道她有晕眩症。

一丝星光正在远处狡黠地笑着。有一艘飞船正从附近掠过，飞得如此小心翼翼。此后一切静得怕人。

我让一个要好的同事帮我埋了阿羽。为什么我不自己动手？我当时是如此害怕死。同事悄悄问我她是什么人。

“一个地球人，上次休假时结识的。”我撒谎说。

“按照规定，地球人不应葬在星际，也不允许修造纪念性墓碑。”

“所以要请你帮忙了。墓可以造小一点。这女孩，她直到死都想当太空人，也够可怜的。”

同事去了又回。他告诉我，阿羽葬在鲸鱼座 附近，并且他自作主张镌上了她的宇航员身份。

“太感谢了。这下她可以安心睡去了。”

“幸亏她不是真正的太空人，否则，大概是为你修墓了。”很久我都不敢到那片星区去，更谈不上拜谒阿羽的坟茔。后来年岁渐长，自以为参透了机缘，才想到去看望死去多年的女朋友。我的飞船降落在同事所说的星上，逡巡半日后，心不安得紧。我待了一阵，重跳上飞船，奔回地球。随后我拉上那位同事一齐来到鲸鱼座 。

“你不是说，就在这里么？”

“是呀，一起还有许多墓呢！”

“你看！”

这是一个完全荒芜的星球，没有一丝人工的遗迹。阿羽的墓，连同其他人的墓，都毫无踪迹。

“奇怪，”同事说。“肯定是在这里。”

“我相信你。我们都搞了几十年墓葬了，这事蹊跷。”

黑洞洞的宇宙却从背景上凸现出来，星星神气活现地不避我们的眼光，眨巴眨巴地挑逗。我和同事突然忘了脚下的星球，对那星空出起神来。

“那才是一座真正的大墓呢！”我指指点点说，全身寒意遍起，双腿也成了立正姿势。

我那时就想到我在第三处可能待不长了。

第三处的解散事先毫无一点迹象，就像它的出现一样神秘。在它消失之前宇宙中发生了多起奇异事件。大片大片的墓群凭空隐遁了，仿佛蒸发在时空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相一直被掩饰着，不让世人知晓，但营墓者却惶惶不可终日。那些材料不是几十亿年也不变其形的么？仍然有一部分墓遗下，它们主要分布在太阳系或靠近太阳系的星区。这些地方，人的气息最为浓郁。第三处后来又在远离人类文化中心的地方修了一些墓，然而它们也都很快失踪了，不留任何痕迹。星球拒绝了它们，还是接收了它们呢？

似乎是偶然间触动了某个敏感部位，宇宙醒了。偏激的人甚至认为它本来就是醒着的，只不过早先没有插手。

那些时候我仍周期性地发病，神志不清中往往见到阿羽。

“我害了你，”我喃喃道。

她沉默。

“早知道我们跟它这么合不来，就不去犯忌了。”

她仍沉默。

“这原来是真的。”

她沉默再三，转身离去。

这时我便感到有个强烈的暗示，修一座新墓的暗示。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情形。天鹅座 星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比那些神秘

消失的墓群所在的星球还要遥远。我是有意为之。我筑了一座格调迥异的墓，可以说很恶心，看不出任何伟大意义。在第三处你要是修这样一座墓，无疑是对死者的亵渎。我觉得我已知道了宇宙的那个意思。这个好心的老宇宙，它其实要让我们跟他妥帖地走在一起、睡在一块，天真的人自卑的人哪里肯相信！

这我懂得。但我的矛盾在于我虽然反叛了传统，但归根结底却仍选择了墓葬。我还有一点点虚荣心在作怪。

写到这里我就觉得再往下写没什么意思了。

我要做的便是静静地躺着，让无边的黑暗来收留我，去和阿羽相会。

暗杀

作者：韩松

夕阳西下。

黄昏加上晚秋的褪色，使整个城市都被浸酿成暧昧的暗红。这是一种淡漠而神秘的颜色，往往没有蓝或白来得彻底。但却游曳不定，让人捉摸不透。

在这一层即逝的光晕的透染下，空旷的剧院显得有点落寂。然而这种沉寂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渐渐的，陆续有三三两两的身着礼服、仪容高雅的人们走进这座古老的音乐厅。

白色长裙让林夕看起来象童话里晶莹剔透的公主。她轻轻抚平晚礼服衣摆上的褶皱，亲昵的挽着身边的男子，象广场上的鸽子一样，轻巧而悠闲地踱进大厅。

走进一个隐秘的角落之后，林夕终于裸露出剑芒一样锋利的目光。她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她的人已经按预定的计划精确地隐蔽在人群中了。

这一切顺利得有点可疑。林夕又一次掏出那首不知如何传真到她电脑上的恐吓诗：死神的亲吻

谢尽万丛光华

绝对而甜蜜

秋天的午夜

没有休止符 2230 年 11 月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在最后一届地球联邦统治解体后，各种势力纷纷崛起。林夕所保护的这位神秘人物便是其中一个组织的头领。

历史的波纹荡平了一切，却偏偏遗落了城市尽头的这座古老的音乐厅。在累次的战争中，它奇迹一样保留下来，似乎就是为了应喝人们在这个时代怀旧的需要。

林夕无法用一首蹩脚的恐吓诗来阻止首领对于一场高雅的古典音乐会的渴望，只好布置了一道无懈可击的防御系统。

振波雷达眼分别放置在楼顶的四角和剧院地下的每一条下水道中，整个音乐厅十米以内的区域都被震荡波立体的包围了。也就是说，无论企图从空中、地下或从任何方向靠近大厅的人，都会被剧烈的震荡波击昏。而大厅里的观众除了安排好的护卫，就是事先调查好的“友好人士”。他们身上都佩带了绝密的自动识别身份只有带上这个黑色的拇指大的盒子才能避免震波

的袭击

剧场四周围上了一圈“军事行动，请勿靠近”的牌子。

没有人敢靠近，人们深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至少此时，这座城市是由林夕所属的组织控制着的。

音乐会开始了。优美的音符在微笑的人群掩盖下的浓重的杀机中不安地跳动。

在莫扎特的《魔笛》序曲结束之后，里夕看了看表，十一点二十一分，音乐会结束的时间是十二点，也就是说或者那首诗是个无聊的恶作剧，或者危险愈逼愈近了。

忽然，灯光骤然熄灭，环形剧场被黑暗的手指紧紧攥住。

林夕知道这是音乐会有一个噱头，她谨慎地俯视着下面萤火虫一样的人群。人们的衣服散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以证明他们的身份：护卫队员是绿色的，观众是红色的，而首领则是白色的。这一切只有戴着特殊感光眼镜的林夕能看到。她站在剧场的最高处，紧盯着白光周围的动静。下面的人此刻对于林夕来说，只是一些带颜色的光点。

黑暗中，那些光点基本上是静止的，因此一个红色光点的移动就显得非常明显的可疑了林夕无法确定他移动的路线是否在靠近白光，但她立刻按响了对讲机：“十二号，立即击昏在你东南5度的人。”

在大厅的灯光重新燃亮之前，那个红色光点好象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舞台中间的乐队已经撤走。诺大的舞台上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他手里提着一把小提琴——这是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

他一身深紫色的礼服引起了林夕的兴趣。这种深不可测的紫与剧场里那种为了掩盖重重杀机而故意营造的金碧辉煌的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灯光再次暗然，只有一道橙红的聚光灯打向舞台中间。琴手抬起头，摇曳的灯光使他的脸看起来模糊不清。然而，林夕却发现他两片嘴唇之间的弧线就象一道凭空划入的伤疤，烙在本该很柔和的脸上。

音乐升起，琴弦象锐利的刀锋切割着每一个音符，一种绝对而孤立的意念，被凝固成旋律在大厅里回旋。

一只飞虫落在林夕的手背，沿着她的手指向上爬，她轻轻一按，指便染上了一抹猩红。林夕觉得好象被什么东西刺伤了。或者这些华丽不安的喧哗不过是这琴弦的背景。

由于灯光熄灭，除了台上的琴手，在林夕眼中，所有的人又变成了带颜色的光点。

“或者，对于黑暗来说，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微弱的光斑，红色或白色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念头在林夕脑中一闪而过，对讲机的红色按钮霍地亮了。

林夕挥挥手，仿佛要赶走什么。然后，按响了接听键。

“三号报告，首领忽然开始流鼻血，其他状况并无异常。完毕。”三号是林夕布置在首领身边的护卫。

“鼻血？”林夕了解首领的健康状况，他从不流鼻血。难道这与那首诗有关？

“秋天的午夜，没有休止符”林夕回忆着诗中最后一句话，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十一点三十七分。

“午夜？”

终场的时间是十二点，难道这中间意味着某种关系？林夕觉得也许自己忽略了什么，她打开伪装成手镯的掌中电脑，极力搜索着这几天情报系统传送过来的线索。

“反作用力实验彻底失败。”

“南部的某个组织正在进行脑部神经系统反馈装置的研究。”

“月球计划正在……”等等！“脑部神经系统反馈装置？”

林夕立刻用手掌电脑与总部联系。

三分钟后，手掌电脑吐出一份资料：

脑部神经系统反馈装置

此种装置似乎是某种新型武器。用于刺激大脑神经组织，击断神经线，使人死亡或瘫痪。具体使用手法尚未查清，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们是大脑神经组织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因此它只能针对一个特定目标。

“针对特定目标！”难道他们正在使用某种武器刺激首领的大脑？可是这与午夜有什么关系？还有休止符意味着什么？

林夕沉吟着，打开对讲机。

“十六号，你学过音乐，请告诉我休止符的确切含义。”

“休止符表示音乐停顿时间的长度，整个小节结束时，也用休止符。”对讲机里传来十六号的声音。

“也就是说它代表结束，没有休止符就意味着永远不会结束……”

“也可以这么说。”

“好吧，那你知道那首曲子是没有休止符的？”

“据我所知没有。”

“谢谢，完毕。”“休止符”、“午夜”、“神经反馈系统”，林夕想尽量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但并没有进展。最后，她无可奈何的看了看表。

十一点四十八分。

舞台上的小提琴手似乎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姿势，林夕觉得他好象一直在重复同一个旋律。

对讲机又响了：“三号报告，情况不对，首领感到气闷。我们是否撤离？”

“好吧，全体准备撤离。”

林夕说完，下意识地把视线投向舞台。她忽然发现，琴手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古怪的神情，两片嘴唇之间的“伤疤”微微向上翘起，橙红的灯光使他的嘴角裸露出一种残酷的微笑。

“旋律！他始终在重复同一个旋律！”林夕恍然大悟。

“死亡！只有死亡是永恒的。如果在曲终前死去，那么对死者来说就永远没有休止符。”那小提琴的琴弦就是暗杀的武器！

肯定有人模拟了首领的脑部神经系统，然后特制了带有针对性音频的小提琴。就象某种特定高音能使玻璃杯粉碎，那把小提琴的音符攻击的是人的神经。到了特定时间，也就是午夜十二点，所有脑部神经就会象承受重压的绷紧的琴弦一样断裂。

但是，脑部神经中枢是很敏感的，如果旋律骤然停止，那绷紧的神经会不会无法恢复，或者因强烈的反差而崩溃呢？

不能撤离！必须缓冲一下音符对神经的压力。“听着，我命令全体留在

原地。”林夕对着对讲机喊道。

“三号报告，首领感到窒息，如果，我们就……”

“住嘴，我说留在原地！”

林夕猛地掏出激光枪。

手表上的分针指向了十，只剩十分钟了。

琴手忘记了音乐背后的目的，他完全沉浸在音符互相撞击的快感中。

忽然，一道闪光，穿过空气朝他而来，就象一颗冰凉的水珠，凌空溅落。

一根琴弦猝然而断，他楞了一下，然而操琴的手指却没有停顿。

林夕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她看见那根被她击中的琴弦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银色的弧光之后，才凄然而落。

旋律仍在继续。分针又挪动了两格，只剩下八分钟了。

林夕不能肯定那到处游曳的音符是否因为她的打断而减弱了原有的力量。他打开对讲机。

“三号，首领怎么样？”

“首领他，他……他好象好多了！”

“很好，迅速撤离。”林夕松了一口气。她一边关上对讲机，一边纵向舞台。

大厅里瞬间灯火辉煌，各种颜色的光点变成了混乱的人群。

林夕一拳打倒了琴手，她没想到，他居然不躲闪。

“这么美丽的东西，不该用来杀人。”林夕拾起跌落在地上的小提琴。

“你也是一样！”琴手并没有站起来，他斜躺在舞台的边缘，直视着林夕的眼睛，嘴角渗出血痕。

这种对视让林夕感到眩晕。她猛地按动了金属指环的开关，手指上那枚硕大的戒指顿时变成一个旋转的齿轮，发出嗡嗡的轰鸣。

林夕把转动的齿轮凑到琴手睫毛前说：“好了，音乐会结束了。如果你想舒服点的话，就告诉我外面还有没有你们的杀手。”

没有回答……

“那么好吧，咱们就回到总部再说，站起来跟我走。”林夕说。

琴手一动不动，脸上却露出了讽刺的微笑。

“你笑什么？以为我不敢杀你？”这笑容激怒了林夕，然而她掏枪的手却凝在了空中，“你的腿——是假的？”林夕猛然看见琴手因为被她打倒而碎裂的假肢。

“被炸的？”林夕问。

又是沉默。

空气被冰凉的静寂所凝固。深紫色的西裤象干涸了的血污包裹着那一对假肢，衬着薄荷绿的地板，显得触目惊心。林夕终于明白了他那笑的含义。

“听着，我不是暴徒或杀人机器，也不是战争的玩具。我们的首领是为人民而战的，我只是在保卫我的信仰！你明白吗？”林夕不知道自己想要说服谁。

她激动地抓住他的手，然而琴手深湛的眸子已变得模糊不清，漆黑的瞳孔开始放大，扩散。他费力地一上一下地蠕动着两片嘴唇。

“……”他说，然后闭上了双眼。

“你怎么了？”林夕拼命摇动他的身体。一股鲜血从琴手头发里涌了出

来，淌在林夕手上。被染红的金属戒指依然嗡嗡作响。

那颗子弹不仅击中了琴弦，也击中了琴手的头。

铛！铛铛……

音乐厅的大钟猛然敲响。

午夜了！

林夕站起身，打开对讲机：“杀手已被击毙……世界本身仿佛就是一架巨大的时间机器，岁月翻来覆去、迷途难返的历史书页中瞬间穿梭而过。生命的书签就被这样随意的插在了某一页。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能赢。

五年过去了，在无数次防御与攻击中，首领多次代表人民，也多次背叛人民。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大多数的政权。

一间密封着的房间内，林夕坐在冰冷的磁力椅上。由于时间太久，她感到脊椎骨隐隐作痛。然而椅子上的磁场把四肢套满铁皮的林夕牢牢地吸在靠背上。她一动不能动。

门终于被推开，进来的人打开了灯，炽亮的光束照在林夕脸上。

“你为什么背叛组织和首领？”

“我没有背叛，而且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背叛。我只是厌恶了这场游戏。”

林夕望着这个曾经是她部下的年轻人说。

“脱离组织就意味着叛变。你知道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吗？”那张脸猛然逼近，“死亡！”

黑洞洞的枪口也许是擦得太亮的缘故，竟映出了一道白色的弧光。林夕猛然记起那根断了的琴弦。

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他就明白了一切，而他却只是说“是——的。”林夕想。

扳机上的手指猛然扳动。

冷战与信使

作者：韩松

铁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于是，他开始努力回忆往事。

他躺着，看着反射镜把众星的景色射入。他以为那是梦幻。

他想像着与他的女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那时候所有的行星都还在冷战呢，他回忆到，僵死的心中荡起一丝转瞬即逝的兴奋。

初识她时他以为她是瓦刚星人。但后来发现她是地球人后，他与她便偷偷开始了来往。

那时候结交一个姑娘并不容易。搞不好要判七年徒刑。

铁鸟比较苦闷的是，尽管他对她殷勤备至，但她却总若即若离，关键问题上老回避。

后来女人告诉他她已经有了一个相好。

“你应该早说。他是干什么的？”铁鸟装着大度的样子，吃吃笑着说。

“他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

“还保密单位呢。保什么密呀？说给我听听。”

但那姑娘转言其他。

铁鸟回忆到，他当时愤而决定和她断绝来往。但过了三个巴纳德星日，他熬不住，便又去找她。

他仍然醋意地想着那人。

“他常来看你吗？”他忍住想不涉及这个问题，但不知怎么话脱口而出。

“不。他经常出差。”

她想了一下才说，一边漫不经心望了一下反射镜。那时候太空中刚装第三个反射镜。

没有人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人们为什么要装它们。

它们悬挂在空中，像一个个问号。有时铁鸟想像，它们是一具上吊的僵尸。

生命恍惚便是这样，他想。

“怪不得我从来没见过他。”铁鸟说。

“不过他快回来了。”

她对铁鸟诡黠地眨眨眼。他觉得她的样子可爱也挺可恨。他笑不出来。

几天后他再去找她，她都不在。他想是“他”出差回来了。又过了痛苦的几天，他才见着她。她流光溢彩的目光中有一丝忧郁。

“是他回来了吧？”铁鸟装着不经意地问。

“回来了，又走了。”

“他们出差挺频繁的呵。哪像我这种人，整天无所事事。”

“下次他一回来，我们就准备结婚。”

铁鸟愣了一下。她看着他，嗤地笑起来。

“妹夫到底是做什么的？总不能保密一辈子呵。”

他酸酸地开着玩笑，希望最后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

她犹豫了一下，说：“他是信使。”

铁鸟这样等级的人是没有见过信使的。

信使仅来往于笼罩在强力防护网下的深宅大院。

他们有着永远年轻的面孔，更重要的，他们可以在众星间驰骋。

而一般的人，是禁止作境外旅行的。

信使的介入使铁鸟感到了威胁。

冷战时代的信使是多么神秘而不可接近的人物呵。在这个坐在隐蔽室中就能凭借技术洞悉天下一切事物的宇宙里，信使保留着各大星系最后一点秘密。

各个处于冷战状态的星球都有自己的信使组织。他们是秘密信息的携带者。目前的技术手段没有一种能保证信息不被窃密。但是信使使用的是原始的人力，超越了技术的局限。

信使也有可能被敌方捕获。但是藏在信使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中的密件很难窃取。

信使的存在，使通过时空“晶格”传输信息的被窃密几率下降了二十七个百分点。

尽管铁鸟听说女人的相好是信使，他仍然没有真的断绝与她的来往。

他继续鼓起勇气去找她。奇怪的是，话一说破，他们的关系反倒要比以前随和了。

聊起她的相好来，他也不再那么如临大敌。

“你担心他的安全吗？”一次他问她。

“他对各个星球对立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随机应变。”

铁鸟对这一点略有所闻。其实信使很少出事。何况他们出行时还有“神武工蜂”护驾。因此他很失望。

不过，这时她眉心掠过的一丝不安让他捕捉到了。

“我最担心的倒不是他的安全问题。”她望着天空出神的说。这时一组夜行飞船掠过反射镜下明亮的天空。四周溅出鲜花的恶臭。

“那是什么呢？”

“所有的信使都乘坐近光速飞船出差。天上三天，人间三十年哪。”

铁鸟于是知道了她为什么叹气。不过，其实他早猜想到了这一点。但他故意要她先说出来。

“所以每次他走你都为这个哀伤？”他不无醋意，又不无恶意地说。公园的旷野中，一群地球人正在埋葬死者。

“如果是近地空间还好一点。他转瞬可回。但是……”

“当然了，我猜他还没出过远差吧。”

“你说对了。最远的一次也就是上次。他去给‘特区’空间站送信。从我的立场看，共花了十五巴纳德星日，对于他来说，不过几分钟。”

“但这可以忍受。他事先都要告诉你他的去向吧？”

“他从不告诉我去哪里。这是他们铁的纪律。”

“我教你一个办法。下次他走时，你可以从他的眼神是否忧伤中看出。如果他感到无所畏，那么表明他去得不是很远。如果他很忧伤，则他可能对这次多久才能重返没有信心。这还可以看出他是否真的爱你。”说最后一句话时，铁鸟有意加重了语气。

女人哀怨地看着铁鸟。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我？”她问。

他心里一震，说：“我不知道。”

这时，他们的芯片传来探测器的轰鸣声。瓦刚星人的搜索车正在远处的树梢上跳跃。

人群的奔跑和喘息声膨胀起来。他们也开始快跑。

从此铁鸟有了打听信使活动规律的癖好，尤其是他们在婚姻恋爱方面的一般行为规范，尽管存在信使的存在使他顾影自怜。

他的发现不多，但也足使他兴奋而又惶惑。原来，信使很少在所谓恋爱和婚姻问题上忧伤。由于他们乘近光速飞船旅行，因此，爱他们的女人便存在于时间的长河中。

铁鸟的师傅曾对幼年的铁鸟说：“情感的法则已转换为物理的法则。我要教你们的是如何用克拉克公式作替换。”

但师傅补充说，在冷战时期，公式已失去意义。“你们只能谙熟于心，等待自由到来时再去使用。”

铁鸟当时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现在，他明白信使们如果在现时有失，仍可以在未来找到新欢。近光速飞船的存在使大多数信使都很薄情。

而铁鸟所爱的女人遭遇的信使是何种类型呢？

但愿我不知道，也许是永远不会知道。铁鸟苦恼地想。

时光如水。反射镜越建越多，把天空整个遮蔽了。最初所追求的明亮，

反而归于黯淡。

风景隐藏着平民们不知的目的性。

铁鸟和他的女友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着信使的重返。

“他”已离开了一个巴纳德星月，也没有要回来的意思。他和她都感到了异样。但他们在交谈中都小心翼翼不提此事。

这种不安的氛围一直持续了下去，直到两人的神经都快陷于崩溃。

“你送别他的时候，他眼神中有异样吗？”最后铁鸟终于忍不住问她。

“怎么说呢？我本来还想审视一下，可一朝他看不知咋的就直心惊肉跳，什么也顾不上了。”

“因此你这次还是不知他去哪里。但你有不祥预感，对不对？”

“我想他会很快回来。我们说好这次就结婚的。”

“如果他真去了远方，比如一去十年，你怎么办？”

“我从不想要这种问题。”

可是，我应该替她设想一切后果，铁鸟想。如果那人真的一去十年，她能死等呀？那时她人老珠黄，“他”正风华正茂。十年时间，对于信使来说，仅是短短的一瞬呀。

或者，空间与时间一经转换，距离之远使“他”根本就不能在她有生之年内返回。没有时空作基础的爱情和婚姻还有什么意义？

她真傻。她最终会后悔，但那时就来不及了。

铁鸟想，他应该转弯抹角向她挑明。年轻女子总是爱冲动，结果耽误了一辈子。

他看到希望所在，便忘记了冷战正在威胁着每个平民百姓的生存。铁鸟想他明天就要向她说明清楚这个。也许凭此能感动她也说不定呢。

次日，铁鸟来到她的隐蔽处。他没想到她竟然病了。看到她楚楚可怜的样子，他把想好的话咽了回去。

试管人都这么遇事迟疑。这是天生的。铁鸟想。

“要不，我帮你去打听他的消息”铁鸟作自我牺牲状说。

“那多不好。”

“没什么。”

“那你就去吧。问清楚他什么时候回来。”她注视着他说。“谢谢你。”

我这辈子算是栽了。铁鸟想。试管人都这样。

他大义凛然地说：“那好吧。我就去问一问。很快就给你回话。我想他是因为别的什么事耽误了。听说现在信使组织也在改革。他们取消了出远差的规矩。”

反射镜每隔一个后巴纳德星时便变更一次景色，阻滞一次病人人们的思想。

铁鸟通过心灵感应到，在反射镜的阴影深处，这一刻有两个老人去世了。他们的配偶像“相思兽”一样伫立，无济于事地流着眼泪。

自从有关爱情和婚姻的秘密被植入脱氧核糖核酸后，冷战便开始了。铁鸟突然忆起了这桩事。

他还记得那次他是通过“晶格”进入到信使驻地球总部分区网的。她的那个信使便是这里的宿主。

铁鸟托了好几层关系，才获得了进入中心管道的允许。

他大模大样来到管道的一个端点，四肢颤抖着发出了查询出差者的指

令。

但是他立刻被拒绝了。他仅被允许与正在休假的二线信使交谈。这些信使当然都是我方的。

铁鸟便向他们打听她那个信使的情况。但是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或者代号。

一个信使告诉他：“我们永远不与别的信使发生联系。你也许觉得这很不近情理，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铁鸟始终没有查到他的情敌。

这样便更增加了“他”的神秘。

但他打听到了更多的有关信使的一般情况。

比如，信使们大多数都是时间中的浪漫主义者。不要期望一次近光速旅行便能给他们造成感情上的伤害。他们是银河智慧圈中奇特的一族。铁鸟甚至怀疑他们不是试管繁殖的。

“如果一个信使爱上了一个普通人怎么办？我的意思说，他陷入情网不能自拔。”一次他好奇地发出这样的询问。他有些害怕触犯禁忌。但是与他交谈的那个信使却并不在意。

“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样信使便亏大了。而信使是不会亏的。如果你看见他和一个普通女孩情真意切地约会，那肯定是信使一方在逢场作戏。”

“但是，信使也是人。万一发生了真正的爱情，他们会拒绝出远差吗？”

“真正的爱情？我还没听说这种事情。如果万一？万一出现这样的事，中心便会安排他马上作长途旅行，再让他在他的相好将死未死前，让他看看原来人生如梦。”

“你们特意这样？”

铁鸟的心颤动了一下。他努力克制着自己。

“你说什么？”对方的容颜似乎在“晶格”中闪烁了一下，便与一组象征夸克的慢波辐射一起消失了。铁鸟希望在管道的漫游间遇上“他”。但他又害怕真的遇上。

另一次，他“见到”了一个刚从第七空间返回的信使。他在飞船上度过了五天，而他的宿主星已过了三十八年。他这是第七次做这种旅行了。按他的宿主星纪年算来，他已经三百二十九岁了，而他“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

“这是我这次在‘元’世纪认识的女朋友。我们认识不过刚一天。”他把一个女孩的形象以编码形式显示给铁鸟“看”。

铁鸟沉默地“观看”了一会。女孩海绵一样的脑波活生生地蠕动着，刺激着他的人工性腺。

“当我站在你面前跟你交谈的时候，她已经死去七年了。你能想像这是怎么一回事？”信使在继续炫耀那帧脑波图像。那个死去的女人的情感曲线，这时从海绵变成了一堆软体虫。

在冷战中，她这么去爱，付出了多大的勇气和代价呵。

但没有人为铁鸟付出这们的勇气和代价。

铁鸟感到自己的身躯在空间的神秘中萎缩。他想着那个可以做他多少代祖先的信使和少女们亲热的情形。他想，自己是什么玩意？过往的烟云，过路的飞船，走向不落痕迹的终点。

他如何能真的面对“他”呢？这非信心的问题。

但我不应怯场，他想。

“真应该废除信使制度。你们通过时间霸占了多少善良的姑娘呵！”

铁鸟猛然发射出这样的念头，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方警惕地从远方“盯”着他。铁鸟听见信使说：“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铁鸟感到他站起来，正“审视”着他。铁鸟的几簇神经不可逆转地缠绕起来。他头脑中的芯片发出尖厉的报警声。

“口令！”突然传来对方的大叫。

“北戴河！”

“畅春园。”信使答了回令。

“以冷战的名义，把你的遗传密码附加过来给我看看。”

铁鸟乖乖地照他说的做了。他“看”了后传还给他。

“杂种。”他说。气氛才缓和下来。

铁鸟心里反复地念叨：让时间快些结束吧！

“几千年来都流传着信息共享的神话。但谁都知道，共享没有最终实现。到了信息共享的那一天，银河系也就该崩溃了。你的师傅就没教过你？”

铁鸟缓缓地摇头，几乎看不出来。

“冷战仍在继续……”信使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向铁鸟解释说。

“谁是最可爱的人？信使是最可爱的人！”铁鸟呐喊起来，把流行的语录背诵了一遍。

他知道自己能抽身回来很不易。

沿途铁鸟看见瓦刚星人古怪的车辆正悬挂在树梢上栖息，像一片片成熟的果实。

他曾为此垂涎欲滴。但一刹那间，收获的喜悦会随着昼夜更替间的风暴消失。船儿像鸟群一样遁迹在地平线外。

他困顿地坐在她的身边，不著一语。她似乎猜到了什么，也没有提问。

这直到反射镜把又一重光斑插入他们之间，两人才吃了一惊，如同从大梦中醒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反射镜又增多了。没有人关心其用途。

阴影在逃离。但心灵的阴影，像火一样燃烧了。

铁鸟告诉女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是去了远方。但并不很远。关键的是，他并没负心。再说，他在飞船上同样孤独。他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

“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呃，这个，是‘涎河’空间站。四个月的往返路程。”他挑选了一个他熟悉的地名告诉她。这个地方，不近不远，她完全可以等“他”回来。

她默默地看了铁鸟一阵。后者把目光移开，但躲不开她的心灵传感。

“你在骗我。”她慢慢地说，像任何一只“相思兽”一样哭起来。她的人造泪腺设计得很饱满。

“我没骗你。你需要等待。”

“我爱他。”

“但他这是第一次恋爱吗？”

“我没问。但我敢肯定他也爱我。”

铁鸟想到了那些信使是时间中的浪漫主义者的说法。他不能坐视她傻

下去了。

“你能肯定他不是上一个世纪的人吗？是他告诉你他尚没出过远差吗？”

“他不会骗我。况且，即便他已在时空中旅行了几百年，那又有什么不好？我喜欢成熟的男人！你是我什么人？你管得着吗……”

她突然朝他大叫大嚷。这是她受疾病驱使的缘故。他束手无策，静静地等着她平息下来，像等待一个星系的终结。

“但是我将一天天年老色衰。”她终于黯然。

铁鸟这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说话。他看着病中的女人。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已有十几年。他们还剩下十几年作为人类而生活。但他们还从没离开过地球。

这都是根据冷战战时法令，铁鸟回忆到。他的回忆与现实搅在一起，使他不能肯定这就是回忆。

也许，铁鸟只是在继续做着梦，一边重新评判自己与女人结交的往事。他的病体已很虚弱。反射镜的转动已经放慢，仿佛要出什么事。他听见熟悉的脚步声正在通道上作响。而他的心灵传感功能正在随着生命一寸寸丧失掉。

铁鸟回忆起，在那次谈话后，他由于加入了“自由工蜂”，又离别了她很长时间。

但他仍不断打听她的消息，以及“他”的消息。同时，他静静观察着世界发生的巨大变故。

一年过去了。没有传来她与信使结婚的消息。

又一年过去了。太空中有七个政权没有任何先兆便崩溃了。

又过了一年。他从“自由工蜂”辞出。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女人。他发现她仍在等待信使的归来。

两年之后，她的信使仍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第六个年头，太空新体制建立。冷战宣告结束。信使制度被废除了，而银河系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崩溃。所有信使都被勒令转为平民身份。正在外星执行使命的信使都逐渐被遣返地球。其中不乏几千岁的老人，长着令人不安的娃娃脸。

铁鸟一直在注意观察和打听。这其中仍然没有她的信使。

“他”死了？还是在异星找到了爱的归宿？

……

铁鸟重新开始对信使着迷。信使组织的瓦解，使他难以理喻。他常常独自通过“晶格”进入已成为废墟的中心管道，在其中长时间漫游，想像着和骄傲的信使们发生对话，但却再也无人来盘诘他的遗传密码附加。

信使制度终于成了一种失传的文化。铁鸟在欢欣之余，也有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怅然。

十年后，他作为人类的一员，进入了黄昏之年。禁止地外旅行的禁令也早被取消。

那年他乘飞船旅行，想最后寻找有关他婚姻失败的答案。

他在“太行”转换站突然遇到了她。

“我们结婚吧。”十来年的压抑，使他竟然脱口而出。

你仍然那么传统……”她几乎哽咽。

“怎么样？”

“这些年你一直在追踪我。”

“时间不负苦心人。”

“不。时间和爱情是两回事。”

她这句话使他大喜若狂。

“你到底大彻大悟了。这我就放心了。”铁鸟已泣不成声。

他们婚后感情甚好。虽然，由于信使没有下落，铁鸟心中总有一种隐隐不安。但慢慢也淡忘了。

作为人类，他们的晚年竟然延续了比料想中更长的时间，这使两人惊喜交加。瓦刚星的退伍军人解释说，人文秩序的改变，使物理现实也不同以往了。

这使铁鸟非常困惑和惊异，并隐约想起幼年时师傅传授的那个公式。

是叫克拉克公式吧？

这他并不能确切地记行。但世界似乎是依靠各种公式来建构的，这一种感受，试图重新在他心中寻找位置。

然后他们有了孩子——新体制分配给了他们一个女儿。几千年来，他们是地球上第一批有权抚养孩子的家庭。

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身段苗条，思想激进。

他们的社区中出现第一个“信使追想会”是五年后的事情。参加者都是女人。他们的女儿也是成员。

民间传说有人收到了外层空间发回的平信。正是冷战时的密件。但谁也不能证实这便是早年失踪的信使们的重返。然而这毕竟可以使女人们发狂。

她们等待信使的归来。她们想，他们在远方的星球上终于耐不住寂寞了。他们尚不知信使制度的终结。他们仍在太空中递交那些没有收信人的信件。他们需要女人的安慰。

“他们好可怜呵。”女儿流着泪说。她竟然具有天然的泪腺。

“你们是因为可怜他们才这样做？”铁鸟大吃一惊。“当初，你母亲可不是这样。”

“我母亲怎么啦？提她多没意思。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我父亲的面上，我真想让我们会员来抄你们的家。”

看着女儿英姿飒爽，身着从冷战用品商店购买的信使旧制服，铁鸟惭愧地低下了头。

“也许，我们要把信使制度终结的消息带给他们。我们正在寻找赞助。政府已经批复我们建造光速飞船的计划。有一批老信使已答应帮助我们。而你，作为父亲，却不支持。”

女儿不满地批评铁鸟。她和她的同伴们清丽动人，保持贞操，一如铁鸟当年的妻子。

他不敢正视女儿成熟的身体。铁鸟突然感到了早已淡忘的那层隐隐的不安。

“你是否也要加入她们的行列呢？”一天，他终于试探着问妻子。

“你想哪晨去了。我都老了。”

“‘追想会’里并不都是年轻人嘛。”

“你到底担心什么”

“我担心，”他不好意思地说，“你们的余孽会回来强暴我们的女儿。”

“他们？”

听了铁鸟的话，女人脸上绽出一副古怪的笑容。

有段时间铁鸟甚至怀疑女儿得到了她母亲的暗中支使。

妻子的旧情人会成为女儿丈夫的恐惧一直在他心里潜滋暗长。时隔三十年后他是否仍能防范呢？而对方要么仍然青春年少，要么历经世纪沧桑。

那种在管道中才有的自卑又冒了出来。

到了后来他愈加感到信使的归来仅是时间问题。

对此我应表现行大度吗？铁鸟想。

“对方认为我是时间上的失败者，难道他就因此是时间上的胜利者了么？惧怕一个历史人物又有何道理呢？”一个人时，他喝问自己。然后，又沉入老年人乏味的长考。

头空无一物。

这时，他的眼角触到了反射镜投下的光斑。他一惊，心想，这么些年来，对它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最先离开这个世界的是铁鸟的女儿。她到太空中追寻信使去了。

然后是铁鸟。他心力交瘁，不久于世。

然后才是他的妻子。她愈到晚年，愈是容光焕发。

铁鸟。弥留之际，是她悉心照料他。

“女儿已到了哪个时区？她和她的伙伴们找到信使了吗？”他在昏迷中问。

“她们自己成了信使。”

“哦？”

这时铁鸟梦幻联翩。他看见星光灿烂，一如往常。反射镜美妙地转动。各种基本粒子在他眼前静静地合成。姑娘们的身体在虚空中轻盈地飞行。妻子当着他的面麻利地置办着有关后事的物品。铁鸟知道自己的大限迫在眉睫。

“只有一句放，这一辈子我没问过你。”

“什么话？”她哗地一声推过来一具化尸器。

“就是那个……你真的爱我吗？真不好意思这么问。但我觉得既然我们都是试管中繁殖出来的……”

“又胡思乱想了是吧。我当然爱你呀。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

“那……信使呢？”

女人不语。

铁鸟忍不住追问：“等我去后，你还要去找他吧。”

她继续缄默。

“难道你竟要跟我们的女儿竞争？”铁鸟有点着急，猛地挣破了梦幻的重围。

“瞧您想哪儿去了。”女人有点尴尬地解释。“在我们的银河系，信息百分之九十九都公开着。是信使带走了唯一的秘密。当初我就是为了得到它，才跟他好的。我是瓦刚星的间谍呀。对不起，这事一直瞒着您。您不会难过吧？”

“原来，冷战还在继续。”

“您以为呢？”女人用皮包骨头的手掌，蒙上铁鸟晦暗的双眼。

两个时辰后，有一颗流星射向地面。太空中的反射镜突然纷纷坍塌了。

(完)

